萬曆武功錄

萬曆武功錄卷之七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中三邊

俺荅列傳上

順義王俺荅，阿著子也。或言謂阿郎子。三代以上有熏鬻、山戎、淳維、獫狁，秦漢匈奴，唐突厥，宋契丹，皆居於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槖佗、驢、驘、駃騠、騊駼、驒奚。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以革作帳。然今已習屋居，有文書，類獸篆，所奏皆從左而右。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莬

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喜盜好殺輕生嗜利刻木封箭爲信覓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挾弓馬長技上下山谷間往來聚散倏忽如風雨饑渴不倦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有名不諱而無字大畧猶有匈奴風漢時匈奴最强大而烏桓亦盛漢末爲鮮卑所滅鮮卑衰而蠕蠕强大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李靖滅之後五代以及宋

契丹爲盛後女真滅契丹於是侵中國遂僭帝號號金其所部蒙古太赤烏塔塔兒克列亦各有分地後蒙古又并諸部滅女真及宋國號元按元之先蒼色狼與憐白鹿配度騰吉思水至斡灘河源不兒罕山生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生塔馬察至十二世曰孛端察兒始大先是曰孛端察兒之母阿蘭果火寡居夜寢有明光照腹果生曰孛端察兒曰孛端察兒生也速亥也速亥生鐵木真以孛兒赤斤爲姓父之也速亥死鐵木真幼其部衆多散歸它部泰赤烏泰赤烏遂合七部諸精兵攻鐵木真鐵木真亦與其母月

輪率部曲爲十三翼大擊泰赤烏破之於是諸部曲皆嘆曰鐵木眞衣人以衣乘人以馬吾當歸之由此赤烏遂微鐵木眞益盛是時金塔塔兒亦叛鐵木眞帥衆從金師討平之授木眞察兀禿魯察兀禿魯猶漢言招討使也自是之後鐵木眞復破乃蠻太陽罕而部曲多相率來降鐵木眞黨於是稱强矣明年遂攻西夏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畧而還益大會諸酋長幹灘河建九游白旃自稱吉思可汗爲元太祖居沙漠凡四世世有五十七年然後傳忽必烈始遷都燕京爲世祖歷十四帝於是元百六十三載矣而

高皇帝即位。遂元順帝、走應昌。既三年崩、愛猷識里達剌嗣。十一年。愛猷識里達剌崩。脫古思帖木兒嗣。虜所推爲可汗。而漢所封爲崇禮侯。買的里八剌矣。其二十一年。藍玉出大寧。破虜於古慶州北。脫古思帖木兒遂走。獲其子地保奴。於是部夷也速迭兒窺隙。遂弑之。頃胡中立坤帖木兒。始去帝號。稱可汗。而猛哥帖木兒最倔强。亦立爲瓦剌王。然爲韃靼部酋。非其種也。而瓦剌地在甘涼外邊北。山是時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國公老撒等。皆擅兵。可汗弗能制。其二十二年秋。捏怯來部欵塞請歸降稱臣。其二十

五年。上遣周興等擊也速迭兒聲其弒君之罪破
走之。其後大酋脫列干等款塞而可汗及猛哥送
北平佐兵。頃之坤帖木兒死。鬼力赤嗣。鬼力赤雖非
元苗裔乎。然自順帝至鬼力赤。已七世矣。以故部曲
多叛者。賴太保阿魯台知院阿魯帖木兒太尉乃
不花撫緝其衆。得不亂。而太師右丞相。馬兒台哈。
太傅右丞相也孫台。及尾剌。又皆本兵柄。稱强。不受
可汗約。甚亡可奈何。是歲建文三年也。其明年。文
皇帝新即位。使使者風諭韃靼可汗鬼力赤。得通貢
久不報。而會可汗阿魯台。與尾剌馬哈木。相攻殺。

年馬哈木。阿魯台。並入貢。其四年春。上復賜韃靼可汗鬼力赤璽書。復不報。其五年。上有詔讓阿魯台。其六年。阿魯台求得蒙古宗人本雅失里迎歸。於是殺鬼力赤而立本雅失里。其明年春。上遣給諫郭驥往諭虜。虜殺驥。不報。其五月。瓦剌三酋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台。旦莫相攻殺。因倪首係頸獻見。上。願委質為藩臣。世其貢職。上以虜殺我行人。故遂受三酋降。詔封瓦剌馬哈木。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義王。於是賜印綬。俾撓本雅失里。其明年七月。遣淇國公福。將五將軍出塞擊之。尚書夏原

吉議以爲師出塞遠餉難請用武剛車三萬輛大率轉餉二十萬石運軍行十日請築一城貯之又十日築城亦如之上曰善於是名所築城曰殺胡曰平胡右頂之衆敗阿魯台諸將丘福等於臚朐河其明年三月上親勒兵十萬發京師大閱於鳴鑾鎮出塞至清水原地鹹鹵水泉不可食軍苦渴上默禱而泉沛出賜名神應泉其四月次灤海其五月至斡灘河斡灘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戰大敗遂引去是時阿魯台請降弁欲得女直諸番內屬廷臣皆以爲便可施行獨學士黃淮以爲虜狼子

野心散則易制得併爲一則勢專難圖上甚善之乃不許平大破於静虜鎮勒石玄石坡禽胡山清泉流而還先是士饑 上以大官所儲給三軍軍食已乃食次開平張易以醢將士士醢已乃肉食其親愛士卒類如此居歳餘兀剌馬哈木殺本雅失里立答里巴其明年七月阿魯台與兀剌相仇殺窮蹙南保塞乞降請討馬哈木 上受之詔封阿魯台爲和寧王毋若妻封夫人是後兀剌以和寧王故朝貢不至數犯邊其明年三月 上自將兵征兀剌待邊其六月至撒里哈兒與馬哈木太平孛羅遂戰擊破之追

亡逐北至土剌河乜剌逐。上乃班師。是時阿魯台稱病。遣使請行在所。其明年十一月。乜剌馬哈木貢馬請死罪。居歲餘。馬哈木死。子脫懽嗣。其二十年春。阿魯台結兀良哈叛去。寇興和。上親征。類于上帝。告于宗廟社稷。厥明。軷承天門。馮居庸北山川。告旂纛太歲風師雷師雨師。又四日至鷄鳴山。阿魯台大懼。盡棄其輜重於闊灤海旁遁去。我軍折其牛畜而還。其五月五日。上復親征。宴羣臣。丁卯。大閱。御製平胡三曲。俾將士咸詠歌。庚午。召列侯騎射。辛未。發隰寧北征。擊阿魯台。破之。遂擊兀良哈蕩

其巢而還是時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里而自立本雅失里妻率其妻若子來朝其二十一年夏阿魯台爲脫懽所敗人畜殆盡其秋上親征阿魯台其九月駕次沙城知院阿先等來降其十月次土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等來降上大說賜也先土干姓名金忠封忠勇王時故元苗裔爲馬哈木阿魯台所殺僇殆盡金忠或言本雅失里子或言答里巴子或言答里巴弟之子其十一月還歸乂之虜降將屢告阿魯台弒主害人違天逆命當誅願捐軀爲士卒先上曰而休矣兵數動即朕猶厭之況下人乎吾欲自

戕也。金忠曰，如邊人荼毒何。上曰，卿意故善，然事須有名。漢文帝言漢過不自先，姑待之。其明年開平將奏虜竊入數盜邊，請討之。其四月。上親征，道應昌，阿魯台遁走。其六月，次答蘭納木兒河，弗見一虜而還。是夜。上夢神為我言，上帝好生者再，乃遣使諭虜，令自歸。乃班師，次榆木川而崩。當是時，內閣以數擊胡，匱士苦騷動，先是廷臣伏 闕下，以死爭，大司農原吉，繫掖庭，大司馬賓自縊死。然虜亦以積威大創，不復肆如異時，乃 上竟以脹方殂焉。豈不哀哉。洪熙初，賜本雅失里妻，妻毋米月五石，令胡中諸

酋數相構戰塞下款塞言欲降　上有詔詔大將軍
武安侯亨大畧言虜多詐受降如受敵宜嚴爲備邊
其宣德元年馬哈木之子脫歡遣使進馬令嗣父王
其明年阿魯台脫歡亦力把力王歪思各遣使朝貢
其明年脫歡歪思又各遣使朝貢賜之金綺加賜歪
思弓刀甲冑其七年九月阿魯台殺敗兀良哈遂住
牧遼東塞明年阿魯台遣使自遼東入貢　上方英
武閑武事以爲往虜自宜大入令顧從遼東此必有
以乘我者詔大將軍備邊邊益嚴其九年夏尾刺王歪
脫歡攻殺阿魯台欲領其衆衆不附乃求故元苗裔

脫脫不花立之居于漠北哈喇嗔諸虜皆應之於是脫歡來上阿魯台捷且獻前元玉璽其九月阿魯台子阿卜只俺降。上納之授中府都督阿魯台部遂亡。瓦剌獨盛其正統元年脫歡與其部酋朶兒只伯不服數侵殺其二年脫脫不花來貢馬其三年臺御史王驥敗阿台虜於塞下朶兒只伯走死其四年五年虜驟貢馬其六年冬脫脫不花及其太師淮王也先遣使者貢馬賜可汗與太師等也先脫歡子也其八年也先及阿魯骨遣人貢馬是時脫脫不花弱而也先强盛乃以其姊妻脫脫不花因挾脫脫不花

並入貢。得金幣無筭。使人皆館京師。逾春始遣還。所過肆殺略。我往來通事人。變詐出好語。輸我中國。實虛也。也先遂因通事人。請婚中國。通事人僻應曰諾。已謾之。日。也先喜。已通事人面謾曰。吾爲若奏上。幸報可矣。也先復大喜。自以爲得和親中國。迺誇詡張諸酋。揚揚大自雄也。而孕兒只伯又死。无返顧憂。侵驕不可忍。其十三年十月。上谷將楊洪。破阿台部于塞下。其十四年春。遣二千人大貢馬。爲聘。而朝廷曾未知之也。　詔對殊無一言半辭及和親事。也先始大媿恨。其七月。盡發其種落大入雲中上谷

邊而會中貴人王振用事顧自憙怙中國威重以爲
虜嘗可以聲勢壓也佐　上親征大臣皆不得與議
於是公卿皆伏　闕上章章留中不從丙戌命中貴
人金瑛輔　郕王宿衛而　上自京師出居庸過懷
來至上谷天大風雨雷鳴其八月辛酉師覆於土木
上遂北狩百官廷劾振罪振族誅　景皇帝以　皇
太后命即　皇帝位遥尊　上爲太上皇帝時國遭
大變衆恇索無固志侍講珵依天官倡言當從都公
卿業有遺家室南避者獨尚書謙痛哭抗疏稱引宋
南渡事以爲鑒而中貴人金瑛亦以謙議爲是遂寢

其十月虜復入寇上谷廣昌破紫荊關遂擁　上皇南進薄於都圻宣言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等詣行在以覲中國俯仰於是遣通政使復中書舍人榮克九卿如虜帥朝　上皇上上皇微語曰彼無善意宜亟反是日虜焚　長陵　獻陵　景陵殿寢門遊騎四出南至於盧溝廷議欲鍵九門清野以老敵尚書于謙曰不有戰何以守於是躬擐甲先將士出反闔德勝門而軍示士卒必死前薄虜敗之大將軍石亨軍彰義門戰疾力又敗之侯孫鏜王通中外夾擊又敗之虜勢沮而諸勤王兵以次集於是謙檄諸路募番

漢軍能角斬也先自效者予萬金爵上公也先心內懼遂遁而伯顏木帖兒奉　上皇出紫荆關　詔諸將分兵躡虜於清風店大破之而遣諸邊將各還鎮於是都御史沈固軍上谷尚書石璞軍雲中都御史羅通都督范廣軍山西都督王通軍天壽山都御史王竑軍居庸起周忱為司空鎮撫秣陵令轉蘇松餉於是戰守畫大具而虜使來諭平方虜圍上谷時擁上皇索金幣紵賂至　駕歸偏將軍郭登善戰守備益力狗雲中雲中備亦如之至都城虜益以　上皇為盾肆危言譙讓少保于謙颺言曰皆亦未嘗聞夫

社稷爲重君爲輕乎於是與石亨等引兵疾力戰發巨砲擊虜虜死無筭殺其酋長鐵頸元帥虜始知留上皇終不得大賂乃以好使奉 上皇迴蹕還 京師遜居南宮大赦天下時景泰元年八月也是後乜剌酋知院阿剌遣使貢馬請和 賜勅答之其九月普化遣皮兒馬黑麻貢馬普化卽脫脫不花也其明年也先欲自立爲可汗數攻普化且來貢馬我報之稱也先爲乜剌都總兵答剌罕太師淮王大酋長中書右丞相其明年春乜剌同年撒來王子遣使貢馬是年也先怨普化不立其姊子爲太子而立其庶子

遂攻敗普化遣使來獻捷時普化以數十騎遁去也先盡得其妻子人畜其十月又遣使來朝貢馬且迄命使通往來下廷議當是時也先使每至京幾千人往來殺畧人畜益驕橫無忌虜又東結朶顏西交哈密脇引赤斤蒙古往往窺塞下言官以爲虜懷窺伺宜絕勿報使執政以爲難下戎部尚書青謙曰臣職本兵獨知有兵脫賊犯順即當行天誅使事臣不敢知也制曰使勿遣於是　勅也先言太師求報使一本欲遣第念往遣報小人言語短長傷和好無益故不遣人來朝貢多乃至三千餘邊人苦之邊將請謝絕

朕念太師忠義姑聽後少遣臨遣時與總目關會得爲詐冐防其明年正月宴尾剌使臣察占等二千八百七十六人于儀部　勅賜其酋長正副使二十二人遷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賞犀金銀帶有差它皆賞段絹靴帽至十餘萬其七月也先攻敗普化普化敗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普化也先聞之遂聚其族類殺之前元之裔殲焉乃自稱大元田盛大克汗（函史稱由盛）改元添元田盛華言天聖也冐元之稱實非元裔是後虜皆尾剌種矣事聞下禮官議而儀制郎章綸言可汗在戎狄則帝者之號觀其上

唐太宗號爲天可汗。元世祖爲成吉思可汗。可見矣
莫若賜勅別封爲敬順王。或瓦剌王。便而安遠侯溥。
給諫林聰。徐正。又言宜稱太師。至禮官會議。則言可
汗乃隋唐來北狄酋長之通稱。非中國所禁。宜可聽。
詔書宜稱爲瓦剌可汗。示羈縻便。其十月也先遣哈
赤貢馬貂鼠。我以書報之。竟稱爲瓦剌可汗。其十一
月。瓦剌使臣火只爾阿麻回回來貢玉石。却令自售。
也先弟賽因學羅魯王諸酋。並遣人貢馬。自是之後。
也先新立。恐衆不附。欲通好中朝。始不復深入。先是
虜騎屯和林。也先既稱可汗。乃營于上谷。北哈剌莽

來之地而以輕銳屯沙窩漠南之虜患蓋自是始也
昌平侯楊洪請出軍三道討之與都督俊意同獨少
保謙以爲虜方奉 上皇駕南還討之無名 上竟
如謙議天順初也先有平章哈剌者欲繼也先爲太
師也先不許因襲敗也先走死後哈剌又爲孛來所
殺而立也先之子爲可汗始號小王子小王子也者
謀稱也先時號普化大王巳小王故也小王子旣立
無衆受制於孛來瘤王子亡何孛來殺小王子於是
營於塞下之涼亭林子時亦款塞求食其二年春孛
來阿羅出始入河套安遠侯柳溥禦之輒敗其三年

八月胡騎大寇我雲中直擣鴈門忻代殺畧亡筭去復寇我上谷其五年六月胡騎入河西大將軍仇鸞禦之敗績遂度河大畧當是時孛來稍衰而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猛可少師與孛來瘤王子讐殺而立脫思爲可汗亦曰小王子虜中言脫思者故孛來所殺小王子從兄也脫思既立虜衆小定而脫思弱不能制其下各酋擁兵自便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遂大入河套然相猜忌不敢深入爲寇時亦遣人貢馬然兩酋必後先按轡於道恐中國有所左右也其成化元年二月彗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三閱月

乃減是時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使人貢由喜峯口入挾三衞夷與俱先是北使入貢由大同三衞使從喜峯口而北使至賞賚燕勞類優於他夷以勝國遺孼故至是忽自異部以聞 詔言北使旣混同三衞宜以三衞夷禮禮之絀其心虜使恚有違言通事人諭之故上書伏罪乃遇以故禮如初於是著爲令令歲冬農隙時聽遣使使毋過三四十人使從雲中入頃之阿羅出結哈密北山旱西洋部酋乩加思蘭孛來結其同部酋長毛里孩各爲黨又東通朶顏而中國被虜若亡命者爲鄉導其九月遂自河套大入楡

林撫臣項忠盧祥任壽敗之會孛來與毛里孩忽相仇殺乃引去我內邊自是多事矣已而虜又入我雲中塞是年乩加思蘭攻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滿魯都僭稱可汗以乩加思蘭爲太師入於河套大轉入雲中　上命撫寧侯行邊故可罕脫思不知所終滿魯都亦尾剌部酋或云脫思族孛羅忽或云即孛來其五年秋乩加思蘭與毛里孩乜烈忽孛羅大入榆林塞已入上谷塞轉寇朔方遂至於固原其六年秋七月阿羅出餘衆寇榆林撫寧侯擊却之其九月臺御史王越巡邊敗虜於平崖窯川又敗之黃草梁其

冬毛里孩及其別部酋乜烈忽寇關中大將軍劉聚擊敗乜烈忽餘虜引去其七年王越奏乞搜套復東勝乃遣侍郎葉盛行邊上方略盛不知要領奏不可遂寢其秋置楡林衞始葺內垣也其八年秋七月撫臣馬文昇敗虜於黑水口禽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千其八月孛來引阿里孩男阿扯來營衆入於河套其九月虜寇固原馬文昇伏兵湯洋嶺敗之斬首虜凡二百級其九月撫臣余子俊築延綏邊垣徙鎮楡林虜知有備不敢居套者毋二十餘年其八月王越帥兵擣虜於河套出楡林塞行四日餘襲虜營大破

之虜懼益徙而北其十月虜來貢馬是月虜寇廣寧虜可汗滿魯都寇宣大轉寇甘涼又遣使貢馬其十二月虜亂加思蘭大畧於莊涼是月滿魯都寇上谷塞其十一年撫臣徐廷璋築寧夏河東邊垣其十二年春亂加思蘭亦寇上谷塞其十三年冬虜可汗滿魯都太師亂加思蘭遣桶哈阿忽烈千七百五十人貢馬及槖佗五千當是時亂加思蘭以女妻滿魯都欲代滿魯都為可汗恐衆不服廼謀殺滿魯都而立斡赤來為可汗不克爲滿魯都所覺遂殺亂加思蘭併其衆其十六年春二月滿魯都寇榆林其三月尚

書王越等率兵出塞捕虜至威寧海捷首虜凡四百
三十七級其十七年滿魯都太師馬亦思因寇上谷
塞聲言報威寧海之怨也是時大司農師京營兵禦
之虜引出其十八年春二月山西臺御史何喬新敗
虜於灰溝其冬滿魯都死馬亦思因立把禿猛可為
可汗亦曰小王子尋遣使貢馬其十九年馬亦思因
寇上谷塞其四月寇與和是年虜驟入宣大烽火通
於長安其二十年冬虜騎寇雲中塞其二十一年春
虜入開原塞其冬入甘涼蘭鞏弘治元年夏虜可汗
部及答剌忽諸部入貢其冬虜可汗把禿猛可死弟

伯顏猛可嗣。其十二月。可汗部。及乩加思蘭諸部。入貢。其二年春可汗部。及乜剌部入貢。時乜剌種之留故地者。仍號乜剌。在可汗諸部最强。是年六月。可汗部酋。知院阿剌忽。引四萬騎款塞求貢。上諭止之。虜亦知有備。引去。其十月。乜剌部入貢。其十二月。可汗部入貢。其三年。春雲中臺御史許進貽小王子書。俾其還我河套。不報。是年六月。可汗部入貢。其四年初。五年冬。可汗部北貢馬。皆自猫兒庄入宣大。當是時伯顏猛可幼。故鮮爲寇。其七年秋八月。虜大入我關中。而會可汗西部大酋脫羅干之子火篩壯用事。

大為邊患火篩者故小王子部夷也畜産蕃庶倍小王子小王子數與爭雄長而議者言虜入貢從邊關諸隘孰險孰夷又瞰知我兵力於伏患不小請閉關却貢而火篩遂邀結諸部入河套殺畧吏民其十年冬十一月火篩寇宣大其十二月寇甘涼是月虜遣使貢馬時火可汗因火篩相仇殺漸衰十一年冬十月虜迭入榆林寧夏大同其十一月乜剌部遣人貢馬十三年春正月火篩寇上谷其二月詐敗我師於雲中長安戒嚴其七月火篩寇榆林其十月寇順聖其十一月寇偏頭關其十二月遂入於河套其十四年

正月元日。關中及河套地震。是月火篩寇榆林。其二月。臺御史史琳。襲餘虜於河套。斬首百餘級。其夏。臺御史陳壽。與火篩連戰。皆捷。虜懼誅。引衆渡河北去。其秋。火篩寇花馬池。至固原。自是虜入寇。即道花馬池矣。是月火篩。轉寇雲中。諸將陳瑛。朱瑾。馬昇。秦恭。逗遛。瑜死。有逃遁。十五年秋。置鎮固原。虜復寇大同。塞。其十六年秋。虜寇榆林。其十七年夏。虜大入雲中塞。其秋。虜寇環慶。其十月。虜寇清水營。其十二月。胡騎大入於陝西之靈武監。特小王子結兀良哈。爲援求入貢甚急。不可。諸酋遂入分道。謀犯我黄裏黄裏者漢

言京師也。上命臺御史楊一清嚴備之。其十八年夏虜寇宣大。時武廟初即位。命史琳及保國公出京兵禦之。琳等於是分道而出。逐虜虜不勝引去。已復入固原塞。頃之虜寇虞臺嶺。大將軍白玉戰敗。其九月虜自花馬池入。陷清水營。大畧固原平涼安會而去。其十二月。火篩帥其子大入寧夏。臺御史楊一清禦之。虜引去。亡何　孝宗宴駕。逆瑾竊柄。輔臣本兵諸督府經國者。援踵逐去。而邊大圮。是年秋七月巳丑。彗星見於參井。入北斗。至於戊。戊乃滅。其九月。制置使楊一清奏復城東勝。守河套。不報。其四年春。

虜寇寧夏已寇花馬池大將軍方寬禦之中流矢卒其十一月火篩與小王子相仇殺太師亦不剌殺小王子而小王子長子阿爾倫台吉遁入於海西居青海蠶食諸番夷諸番夷畏之而河西始有虜患矣其七年冬虜可汗伯顏猛可禪仲子阿不亥阿著卜孫伯顏生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父之阿爾倫死遺二子長卜赤次乜明皆幼孤伯顏乃以阿着嗣稱小王子是年虜寇固靖遊擊史鏞敗之虜潰去其八年秋虜寇雲中又寇上谷其十年春寇固原其秋又寇花馬池畧秦隴又轉寇大白羊口將逼居庸

關。詔侍郎丁鳳都督劉暉出京營軍禦之。虜亦引去。其十一年秋。虜寇宣大。其冬。虜突入白羊口。其十三年夏。虜寇朔方。其秋。大入花馬池。秦隴大震。頃寇陽和。已寇上谷。備守張杲禦之。虜遂解去。是年阿兒禿厮。亦不剌往歸小王子。其十五年秋。瓦剌與土魯番相仇。自是瓦剌部徙而西。不為我患害。其十六年虜寇花馬池。時虜可汗阿着死。部人立故阿爾倫台吉之長子卜赤。號亦克罕。亦克罕者。虜言可汗也。亦可罕控弦之士七萬。為營五在偏頭西北。威寧海大沙窩。古雲中五原郡地也。別部四北部。曰兀良哈敝

去不服從東部三。曰兩流。曰罕哈。曰爾嗔大營七。衆可六七萬。直上谷。南部二。曰哈剌嗔。曰哈速大營各一。衆可二萬。直雲中。西部三。曰應紹不。曰阿兒禿厮。曰滿官嗔。大營二十五。衆可十三萬。直榆林。又西爲瓦剌。衆可五萬。直酒泉。大氏亦克罕所統部。皆瓦剌種。而在故地者。猶稱瓦剌云。亦克罕部。東至朶顔。西至哈密控弦之士三十萬。皆旁我漠南。而故和林地。則黃毛諸達虜居之。向勢弱。近頗闖漸强大矣。其後亦克罕卜赤死。而不及兒台吉。稱小王子。不及兒台吉。即也明。或曰。卜赤子也。阿著生六子。長吉囊。次俺

答。次兀愼一克打兒汗那言。次老把都。次那林台吉。次我托那言。吉囊居河套生子男二十有一人。長吉能。次大那顏。次小那顏。次僧戒阿不孩。次華華阿不孩。次孛吉兒阿不孩。次阿卜害。次虎剌吉。次祝囊權。次藕台吉。次狠台吉。次都喇台吉。次肯騰台吉。次格力箇台吉。次那木漢台吉。次白馬台吉。次威正台吉。次黃台吉。次打兒漢台吉。次艮定台吉。次筆寫契台吉。子女子一。討賴。或言子一。二。委兀愼打兒汗台吉。或言子四。曰吉能。曰打兒漢台吉。曰銀錠把都兒台吉。曰筆寫契台吉。（通貢傳及牧市答問）吉能生五子。長把都兒黃

台吉次炒忽兒台吉三子莫可考次隱布台吉次北把什台吉七侄有衆數萬亦居河西套中舊東勝豐州地弟老把都兒昆都力哈有衆三萬據開平獨石外邊居焉俺答居豐州城其長子曰孔昆的祿兒辛愛黃台吉居與和迤北次子曰黑台吉生把漢那吉甫三歲而黑台吉死其所生母胡媼者俺答以妻殺之於是答妻一克哈屯憐把漢那吉幼孤而以僕阿力哥之妻乳那吉以故阿力哥得領家柄是時打來孫尾剌兀良哈皆小部打來孫依套虜屯皆居雲中西北依俺答而會小王子裔孫土蠻方分爲四枝曰

多羅土蠻把都黄台吉曰麥力艮台吉曰着力兎台吉曰克鄰台吉擁衆十餘萬恃其蕃盛數與俺答爭强盛爲薊遼迤東患害而俺答亦有衆十餘萬精銳者可三萬馬四十萬橐駝牛羊百萬歳時居雲中上谷迤北横行塞外嘉靖初　肅皇帝至神聖慮無不在邊以楊文襄一清胡端敏世寧李康惠承勛相繼爲本兵曰嚴邊然於元年春虜猶寇花馬池乎其夏寇固原其三年寇上谷龍門所備守馬驥禦之虜引去曩時應紹不爲營者十其部酋曰阿速曰哈剌嗔曰舍奴郎曰孛來曰當剌曰兀罕曰失保嗔曰叺爾

敖曰荒花旦。曰奴母嗔。曰搭不乃麻。故屬亦不剌。亦不剌後亡去。遂各散逸。獨哈喇嗔存。始阿爾禿厮爲營者七。亦屬亦不剌。已歸吉囊。合爲營者四。其部酋曰哱合厮。曰偶甚。曰叭哈思納。曰打郎。亡慮四萬人。滿官嗔爲營者八。始屬火篩。已屬安灘。安灘即俺答也。於是合而爲營者六。其酋長曰多羅田。田土悶畏吾兒。曰兀愼。曰擺腰。曰兀魯。曰土吉剌。亦四萬人。於是吉囊俺答復强大矣。其五年寇井坪。其六年寇葛峪。其八年深入我朔州。是時制置使王瓊修邊據要害甚備。其十年。西虜套河。益恃其鷙悍擁十萬餘騎

至延綏聲言入貢買賣實欲围圍我墩臺其十一年虜道松潘漳臘蜀西塞是歲虜中王住子亡抵於漢爲偏頭軍江咬住言小王子將引衆四五百萬犬入塞有狀先是雲中臺御史何棟以彗星再見其應當在邊事請增宣大總制及都督　詔可之推擇御史大大劉源清都督同知郤永往其十二月吉囊帥四萬騎踏氷出套潛伏山後欲西搶逦先遣千餘騎從石嘴兒渡河往野馬川且日千餘騎度煖泉兒與沙山虜並西南走許言寇亦不剌五郎漢以出漢不意項之侵我鎮遠關我王將軍效斬首虜凡一百四

十級。然自是雲中虜皆入套。益為河西患矣。按輿圖河套在東。賀蘭山在西。天隔以黃河。不可渡。十數年而來。虜乃用牛羊皮。為渾脫。雖夏秋亦可浮水渡矣。以故套虜得入山後。而長流水。青山墩虜亦東北走然西行。則必奔蘆塘。松山。土豹嶺。以犯蘭靖莊涼間。殆亡虛日。其十月。大同一卒王福勝。以帥李瑾治兵嚴集眾弑之。執中丞潘倣。嬰城叛。因遣通事人楊越。奉遺小王子金幣及女妓粉兒。金斗兒曰。中土饒可帝。勝沙漠也。其十三年正月。福勝念那通事。往約虜久不至。復使薛源。以紅綠緞二純繩。繫出城。齎銀趨

虜。虜行至白馬城迤北，會曹長黑台吉、青台吉卽遣闞鉞送奉繒幣，因與吉囊合營茹城下。福勝及曹璽、張進寶、許准、武城等攻敵漢兵凡三日，引虜十餘人入燕，勞如上賓，因指顧代府曰：吾以此府居而小王子，可乎。諸虜皆叩頭而退。其後小王子果勒兵塞下，會陝西帥。帥輕師潛出，襲其輜重，虜知狀解去。其四月，俺答挾衆欲入貢。其七月，吉囊入榆林，大畧安定、花馬池，賴制置使唐龍策，斬首虜四百五十四級，賜爵有差。後御史劾大將軍劉文冒功掩罪，不問。以虜自弘治而來，大爲朔方邊害，而況近者殺大將杭雄。

趙玦。至鴛鴦。父老以為此捷功不二於朔方也。居有頃。吉囊。俺答。阿不孩。復擁衆十萬。從延綏定邊乾溝入鐵柱泉。謀欲犯固原。不得入青沙峴。遂深入安會金三縣。大帥劉文擊破之。斬首五十級。已擊其歸路。又破之。斬首五十七級。其八月。胡騎五萬。從紅山堡入靈州。將軍效擊破之。斬首二十八級。其十一月。小王子引萬騎。逐水草至威寧海。白慕子。於是臺御史韓邦奇。遣遊擊趙綱為一軍。軍於高山墩。戴廉為一軍。軍於聚落堡。頃之。胡騎五千。從啞口屯還走黃家山臘鷄屯。而偏裨段堂兵邀其前。葉宗兵擊其後。斬

首捕虜凡八十級奪獲馬一百六十餘騎自是之後吉囊壁西方直關中俺答壁中直代雲中小王子壁東方直遼薊先是小王子多畜黃金犀毗直百萬有牛皮帳九甚富厚佚樂厭兵祇射獵自娛而已然套中不屬小王子者亡慮率千人即亦卜剌亦畏甚父鼠竄洮州吉囊分居河套當關中次俺答分居開原上都最貧媿不如盜盜邊自肥小王子詘矣異種黃毛悍席死地亡慮三部往往擣其虛諸虜孕重墮殰罷極苦之黃毛始降自是之後俺答移踞河套窺我延綏吉囊徙居山後窺我寧夏並在石嘴暖泉列

黃河兩岸相鄉而陳父之與黃毛併力往雲中何大
邊求逞每入犬輩十萬中輩萬餘少者數千是歲也
左司徒黃綰以兵變寧勞苦諸侯王因上書請罷宣
大總制提督以宣大偏頭虜不出小王子及吉囊青
台吉拔小王子無常居其部可四萬人吉囊部可五
萬人滿冠部可三萬人火篩部可三萬人大率五部
凡二十萬人囊王住子言四五百萬皆欺謾我勿信
其十六年正月胡騎從偏頭直入威寧海子於是分
道逐水草揚揚自烏石嶺過彌陀山墩或野馬川或
圈子河或羅村北山墩休舍大同前衛兵出南門鳴

砲行至沙嶺兒會虜騎百二亦至石板溝聞砲聲皆還歸大營其二月吉囊俺荅並踞套而荅所提又皆火篩部夷弓用鋪筋矢用鐵鏃尤精彊邊吏以爲弘治成化時所未有廼帥五千騎從大同左衛大黃口沙背迤南灰河迤北逐水草至分水嶺珍珠莊窩於是徵使三百餘騎馳三家川石佛廟漢使諜者何之大小灰河之間因巳二萬衆矣頃帥七千騎走玉林衛尖山墩三千餘騎走大同右衛長溝馬耳山而以七千騎住牧謊墩子久之復合營三萬穹廬數十並聚桃林山往往遣輕騎窺隙而起殺略我軍民圍困

我墩臺滅絕我烽燧或因而逮繫我樵人訊知我虛實大亡狀是時塞下多畏虜鹵略我廢耕我近邊膏腴地亡皆荒蕪不治其五月胡中益縱數百騎少者或數騎數十騎往來龍王堂窺邊日時不乏絕於是臺御史史道度秋高馬肥慮必先犯我雲中邀以雲中奇遊兵爲二軍軍於神木上谷奇遊兵爲一軍軍於大城榆林奇遊兵爲一軍軍於偏關有如榆林告儆則以晉遊兵往雲中告儆則晉兵移平虜城皆艤舟而度其六月套虜營又逐黃河水草自橫城至花馬界延袤二百餘里每三步一人人二萬五千二百

六十二人魚鱗而陳殆如漢是時虜益能紮筏及皮袋浮水聲東寇西使漢不可測於是使二千騎從水頭兒走威遠衛賊人簣拆墻而入大將軍郝鑑提兵至亂墳山逢戰銃砲火器所擊傷甚多其十月吉囊俺答阿不孩及喇不台吉復從黑石崖踏氷至河西套內居歲餘被蝗美草盡於蝗虫之口其十七年十月復度河而東逐水草至於是與小王子約連兵寇黃毛達子兀良罕巳逦決筴草青幷皆入朔方塞塞上口語藉藉盛或言吉囊卜吉草兒俺答阿爾禿厮欲寇花馬池或言卜只哥兒阿捺欲從定邊營深入

或言吉囊有衆十萬𠫭略我邊人六七萬强益盛小王子亦皆治鍬钁牛皮撑棚欲寇我乾溝皆有狀督臣劉天和乃令延寧備定邊乾溝花馬池固原備甜水堡靖虜十八年正月果至大沙窩小王子乃與諸虜別去於是吉囊喇不台吉往大青山迤北俺答阿不害往豐州迤南項之臺御史道見爲永寧旁近天壽山恐河水漸解竊必虜至此地避夏乃上書請延綏偏宜遊兵以爲應援先是大虜在延寧宜大套中久　上幸發京營兵往而屬大司農轉餉虜以故弗敢入道大意欲請如故事便其二月胡騎六百皆拔

戴明鐵歷甲執鬬器從安子山墩東空入頂之古城墩鳴砲於是指揮使戴昇提兵馳聚落城已雷公口泉墩復鳴砲而備守使閆桂兵盡捕伏高山城是時漢兵列花園屯峯子澗甚具頂羽檄交馳都督梁震復擁精兵壁懷仁而虜騎亦冉冉至鄭家堡矣分六七百騎從西山馬石嶺口落川東南走我兵追奔至石桥子會莫虜皆休舍閆家村旦日零騎颺南梁漢亦出兵馳三十里餔虜佯敗北示之馬以誘我我備守使蘇英覺於是捕伏豬兒窪少出兵倚河而營頂虜望見漢兵大喜以為漢幸中我計趨發兵鼓行而

前及至漢伏兵從中起鎗砲弓箭竝發如雨虜大驚
去日夜馳是夜我兵追亡逐北至新城城頭鼓發鷄
鳴矣虜遥聞山谷間有漢兵聲息遁先遣五十餘騎
挑戰會天大雨雪蔽面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兵罷虜
亦從馬石嶺出口落川往東南走漢伏兵復追逐虜
益棄馬牛驢走石梯嶺還趨黃土坡偏將張世忠先
已至丁家村伐其歸路虜果奪空騎接至戰漢所發
鎗刀弓箭骨朶甚銳擊破之斬首凡六級餘黨皆遂
走復追亡海子窪斬首擒虜凡一十八級奪獲馬凡
六十七騎明甲三鐵甲一夷器達箭五百一十有奇

我兵傷史堂等凡一十人。漢馬死者凡一十二騎。巳
又追亡至西山。虜得阻山為險拍馬張弓誘漢兵漢
兵疾力戰如初又擊破之斬首凡二級。奪獲馬凡五
騎其七月西寧人徐友信自虜中來言吉囊巳至咸
寧海迤北俺答阿不孩喇不台吉。巳至下水海迤南。
北小王子巳。至大沙窩迤南。合營。謀欲大入塞於是
副將軍戴廉。出聚落陽和。指揮白欽。出四十里鋪。都
督梁震出。方城遊。擊王陞出懷仁。當是時。天城有備。
陽和有備。中路左衛有備。威遠有備。而獨西路平虜。
井坪。朔州。止老營掇兵。而鎮城。及聚路高山。止正兵

兵不至四千七百人臺御史史道迺請營兵并遼東軍軍懷來順聖保定軍軍渾源應州有如虜一日起乎上谷則我以上谷奇遊兵應之偏頭軍軍雲中延綏軍軍偏頭井朔老營倨有如虜一日起乎偏頭則我以雲中奇遊兵及保定漢虜兵應之上谷軍軍雲中有如虜一日起乎雲中則我以偏宣兵及遼保京營兵應之其八月吉囊俺答阿不孩喇不台吉及小王子馳大肚窠止壁長東西可三十里闊南北可十五里頃之胡騎千餘從陽和二邊入漢兵追至十里鬬斬首一級奪獲馬一十二匹其九月胡騎三萬從

陽和衛大邊望海墩入至沙河下營於是二邊俱溝見墩及大同後衛祁里墳墩諜者並以其狀來請是時漢募得敢死士幾千餘人而少監楊進引衆登城望見野狐嶺黃塵四塞虜騎蔽川而下亟使使者告於臺御史是日趨指揮林春楊虎登東塘坡列兵而營虜諸虜諸虜貫弓執矢跳驅而前夾我城兩旅衝鋒我兵砲矢交下所擊傷甚多虜於是退奔五里之外休舍夜半我兵並諸虜營發火箭火砲攻圍虜虜遂亂呼鼓噪趨移壁然已邊已十里矣旦日月出中西路及偏關延綏兵至者四面并皆馳飛毛口擊其

前鋒。而以遊擊王陞。提兵馳逬南磁窰口。叅將紀振提兵馳逬東淒寨兒。此皆虜走紫荆關便道也。頃之胡騎二萬。果至泉子頭。漢兵合戰。獨一虜乘黑馬。先登麾諸虜。不幸中我兵火砲。旋墜馬。我兵斫其首級。虜皆股栗。退舍十里河。頃遣數十餘騎。伺候將家莊。警急。見烽火候望頗精明。皆勒馬而還。居二三日。胡騎二萬。復從大同前衞。宣寧野口七諸墩。折墻而入。大將軍梁震。即從懷仁。因發紅旂號召諸路。戒收斂人畜。臺御史度虜騎方南下。必從高山左衞。深入朔州。於是徵副將軍趙卿。備磁窰口。及渾源口。以扼

虜徑道戴廉備鵝毛口劉江備天城遊擊王陞備偏嶺叅將張世忠備大峪口紀震備許家莊以扼虜分道遊擊李蓁及叅將周常備馬邑井坪以扼虜朔州道居亡何虜果先率八十餘騎走山陰釣魚岩誘漢兵漢兵追奔酸茨溝虜乃出三千餘騎接戰我兵神鎗佛郎機大砲弓箭甚銳擊破之斬首二級奪獲男婦六人馬六匹牛驢羊二百一十五頭夷器達箭五百一十有奇亡兵亡二人傷一十三人自是之後

上既玄修西內念獨在按名法刑賞繩邊將吏而足即督撫大臣往往逮詔獄劾治輕乃謫戍而閣大臣

筦國者頗倚寵納賂賂滋章諸邊歲請帑藏金數百萬名餉犒而絡繹輸權門張勝諱敗冒功免罪以故邊愈益圮而虜患益滋其十九年八月吉囊俺答分道入上谷略蔚州馳屯者再月而守將以論功遷已小王子從大城陽和入吉囊從平虜衛入於是分二萬五千餘騎壁墳嶺墩一千餘騎壁三山墩五千餘騎壁井坪所賽兒嶺二千餘騎壁小青山埱賴平虜朔州堅壁不可下皆還歸堡化家庄旦日走羊房口巳徇會寧灣及鎮河堡雲中軍顧與虜約若無我略我無若虞虜嚙指折箭誓而去遂越雲中度鴈門入

寧武嵐靜交城殺略亡筭臺御史史道大將軍王陞幸無事俱置不問是月虜又略安邊定邊總制劉天和禦之斬虜首凡五百級李張奴兒殺吉囊之子捷聞賜金幣有差其二十年六月黑刺麻與小十王欲寇蘭州畏蘭州邊備於是刺麻遣王家保而小十王遣的納詗漢塞家保恐邊吏覺削髮爲比丘飾的納無鬚爲婦人飾從河西沙井驛入塞廼知我蘭州兵亡慮千餘人易襲我引衆由李成溝可襲而破也具告囊小十王遣兵壁城下蓮花池奪獲人畜無筭已遣的納等覘河州被邊李所逮非復曩者所爲易襲

矣其八月吉囊從白泉口長驅入代副帥丁璋力戰死事聞以樊繼祖鎮三鎮給帑金百萬起翟鵬督畿南兗豫軍事繼祖日虜張矣一與當徒以七尺飽一鏃耳于數何益堅壁不出遊擊將軍周宇竟禦虜太原北死之而邊兵物故者亦什六七虜遂踰省而南殺略以萬數至平遥居民揞白挺與格虜有斃者以故不前吉囊方耊重出德答復入越太原至石州殺略益憯浸淫平定壽陽間矣羽書告急設帥守井陘大臣制三關增築幾南亭障廣募敢死士下令督過雲中上谷行間吏以屏翰失職其二十一年吉囊卤

忻代役淫日夕卒死于扳不孩牧套中俺答初會兵略黃毛是時俺答亦不幸大札人畜死者什二三大懼乃往問神官神官胡中善卜者若欲得吉必入貢南朝乎先是弘治朝答父諰阿郎入貢父老皆相傳以為盛事俺答遂勃勃有通貢意矣而會石天爵逐牧葫蘆海即以令箭二枝馬四匹付天爵與肖切令兩人款漢塞請　貢因好謂天爵曰而幸為我往告漢漢與我我即與小王子索降書自是漢耕塞以內我塞以外即弗與我我必以數十萬騎橫行塞上不休矣是日俺答即遣虜使及亡命谷世山陳坤吳

五十段月送天爵至陽和衛關吏不納已復詣雙溝兒墩墩軍李虫祿不知故迺留令箭而以天爵與馬獻兒塞吏言欲請歸降頃之減窪墩墩軍劉進見谷世山具爲俺答告入　貢意然後進天爵問狀天爵者本石文宗子也嘉靖初往紅石匣被俺答所擄服役至今頗親愛之邊吏竟弗許俺答怒其五月克藏族引海虜大入塞克藏善故甘州番族也以罪亡抵隆奔族巳移西石峽是時小王子把巴台吉另號召海虜於是整克大同義罕打罕乃使阿都赤請受事於卜兒孩孛著孫著小捨王等以爲幸而許我我易

牛羊以從不然者吾直走塞上請內徙今我海上騎
萬數方陳兵鹽池唯若等馬首是瞻初卜兒孩遣帖
木哥請質子建衛後以吉囊至遂復至是大同義罕
打罕亦意在漢市不可得其六月俺答竟入太原至
七月始出塞破衛十破州縣三十八殺略二十餘萬
人馬牛羊二百萬衣襆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
區當是時諸將皆觀望不戰獨偏師張世忠張宣張
臣以力戰死　詔賜贈卹祠祀勿乏絕已復有詔詔
無問部士賊黨有能殺俺答者賜萬金爵不次先是
胡莊肅松視山西學政發憤條邊事甚具其書多不載

大都言大同阽納賂遺令勿戰已地而又欲徼倖一時因嫁禍於後人以致虜賊敢於深入而不忌是山西之禍大同寔成之　上常拊髀嘆以爲忠　命擢用而當路者嗤笑之以爲越職自炫鬻非所宜言也欲蝢逡敗之乃轉參政備兵代州居數月虜入論免官自是虜益横歲深入而輔臣覘　上意厭聞兵諸營謀不時上獨制置使翁萬達請罷戍寧鴈內邊八百里併守雲中外邊可省十萬緡　上嘉納之中丞孫繼魯持不可　上怒逮至京卒從萬達議其十月俺答及小王子皆聚兵打狠三營兒河益治鎧鍪謀欲

寇保安或言浮河寇西海或言寇雲中或言寇蘭州寧夏紛紛藉藉甚旁午其二十二年九月俺答竟中分軍一軍寇黃毛一軍入河西套於是胡騎六七百皆披戴盔甲張旂幟從北海子還從大川我軍先巳伏獐子梁河口及石背兒大川口紅山墩虜猝至伏兵隱隱從中起舉火鳴砲追逐至老溝破之斬首二十級奪獲馬三十騎巳追至文家岔破之斬首十級奪獲馬一十五騎其二十三年九月俺答旣得海虜爲因緣廼復迫脅諸番及紅帽兒等族以益其勢賴

上威武神靈所變化番族皆逃匿不從俺答乃走張

掖塞殺略人畜頃之虜從刀楞山透甘溝小清山已
透黃羊川七姑堆將軍廼下令令諸番有能斬首一
級者賞丁三十金奪獲馬牛羊即以獲予之而是時虜
騎七千已從黃羊川過分水嶺直走西海矣自是之
後零騎常往來黑古城寒鴉口大河口將軍以爲當
備水磨川高古城三條溝王秀堡毛卜剌乃治戰馬
坑及田車火器以備虜居亡何虜乃帥二十餘騎視
三條溝見我塞上備於是從大小騰房鸞鳥平羌照
壁山走黃城兒我兵亦自水磨川還永昌旦日追亡
逐北至回回墓虜亦陳兵嵗山口與我師相去三十

餘里旗鼓相望虜廼吹舉喇叭張里纓坐纛氣甚雄我兵行捕至沙河虜悉走復踪襲朶蘭雙莊見虜廼三分軍鼓噪我師殊疾力追至果園破之已至烏牛壩破之已至茨胡破之大率斬首虜一百二十二級奪獲橐佗馬牛羊三千一百六十七頭夷器計什物亡算於是大將軍佻鑾駿夷器坐纛纓皆用五色頂用銅鐵喇叭用木帽用紅氊氊靴用粉皮袋用金甲上用明柳葉下用鎖子圍肩綠閃色襖黃段邊臂手用皮弔線褲用皮佩香繫絲皆異常與漢同大驚其十二月蔣台吉狠台吉至自西海為我兵大敗所鹵

略甚多其二十五年春虜竟深入關中總督賈銳因上復河套議爲咸寧侯仇鸞讐誣論死萬達亦議以爲不可遂寢是年四月俺答阿不孩及兀慎娘子見甎塔城用牛二犋耕城約五六頃所種皆穀黍蕎秫糜子又治窯一座大雖以爲偃旗息鼓歸休田野豈不大渝快乎哉遂與平虜人高淸靑馬一匹令箭三枝紅毛頭旂一竿幸爲告太師阿俺答已具駱駝馬牛白牛白馬各九頭色皆絶白及金銀鍋各一日要請入貢如初先是俺答把都台吉與逝北滿會黑達子有隙素相攻擊而又見雲中方修邊堡深溝高壘

以為大舉必得二十萬然後可入其徼意誠欲得漢許和因籍兵數十萬威嚇滿會會小王子約俺答俺答曰老夫業已易心移慮請入貢有萌芽幸無辱命焉小王子乃與吉囊兒子合兵寇西番頃把都台吉夷人亦至墩左拔刀而右槖矢誠毋略漢塞已以刀加頂因為誓願充漢保塞夷是日俺答遣旁寨諸虜寇鈔鷹部保回子誠亦如之曰若等過塞上敢犯塞上秋毫者聽若等得奪其穹廬及馬牛羊如令於是使通事人李天爵至左衛大邊中平山告俺答以七月既望獻番文關吏頃把都台吉忽使通事人小子

引夷使二人阿倦答以今年馬年不利利在明年明
年羊年也當以是年入貢令巳擊牛祭旗纛在西北
矣敢告於是邊吏留夷使二人居雙廟山墩而助馬
堡鎮河堡破堡子堡李諒欲以改機二疋青梭布二
疋大米白麵各五升火酒二瓶誘夷使飲飲酣執而
殺之然後請功事覺邊吏嚴爲戒填之堡李董貨竟
從外塞殺二人及夷使一人奪獲馬四匹實廼言是
日虜帥五十騎到堡索我木工畫工鐵工往曹州蓋
城夷使告以漢法嚴不可虜遂强捕我我大驚跳走
墩上虜始退以六人伏泉上我是以殺二人其夷使

乃孫通所殺也其一人竟亡抵胡中而制置使翁萬
達給諫徐自得後先以書奏　上有詔言迤北人貢
起　成祖朝原有封號印誥今奏來番文既無酋長
姓名年月求貢字樣顯是詐偽總督等官令通事譯
審番文及該館官生譯話有無相同仍詰虜情馳奏
居亡何虜怒漢無故殺僇我使者遂大入雲中萬達
以三鎮城矣所不備者鎮安使帥趙卿駐焉其九月
虜群欲攻獨石帥進制悉兵走獨石虜竟入鎮安還
走長安嶺略隆慶而去復攻滴水崖副帥董暘江瀚
盡亡其軍虜遂攻懷來雲中帥周尚文穴地為墻營

質明虜壓我軍而陳選驍馬多什以益發火器擊之合上衝鋒毋効首功旦而戰見星未巳陳百餘合虜死數千人恃其衆不歸也益治兵攻圍三日 萬達帥偏裨兵援者雜遝虜然後解去其二十六年春正月俺答大自愧悔以爲市事巳墜今者以一使故用小隙幾敗大事亟大會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曰吾終欲請入 貢備外臣朝請詭脫耕具及犁樓種子因歸耕以冀旦莫媮快幸勿復入寇於是以白馬一匹騸馬三千匹白橐駝七頭獻 皇帝陛下願遺我白段一疋麒麟蟒龍九疋我若得白段即以爲

袍掛大神道它悉以自服受漢　皇帝賜亡窮我豈
復有它腸之可虞請自今外塞稱臣於是東自遼東
西至甘涼不敢以半馬匹筴復至矣是日即令猛可
白坦賽麻寫番文一紙旁註漢字用印齎李天爵等
四人復詣大邊海東山墩傳致二邊黑山墩言阿俺
答方在黃河東岸洪費于山吾來巳走一十三朝矣
於是通事人王朝以天爵送大將軍林椿所即移臺
御史臺御史詹榮屬備兵使陳燿問狀若俺答既款
塞曩時胡亂我陝西遼東塞天爵應對甚支吾反覆
而制置使翁萬達以爲弘治中小王子番書猶能襲

殘元故號及平章知院御可馮今則無印信封誥淆矣第番文稱小王子俺答吉囊爲大酋長者三把都兒等爲小酋長者九誓以東西不犯我塞以結永好辭頗遜順所許況自冬至春遊虜零騎數至墩求貢我即告以今秋爲驗有如東不犯遼薊西不犯延寧甘固我即限之以地與人旋質其酋長俟踰秋及冬然後我頒賞我因縱其質而遣之北去此不可以槩虜乎其二月俺答復以番文至大將軍周尚文以書多草率兆上其五月俺答與把都台吉吉囊子竝居威寧海子遣小四兒齎番文三紙漢文三紙詣黒山

門言阿俺答實欲入　貢以故弗從小王子寇遼東
塞隙益深而爲我亟告漢漢若許諾我我能連漢擊
破小王子以斷漢巨禍不然者則是漢自驅除我我
豈不能與小王子復講和我俺答豈爲慮我政恐豈
大山陝之間自今不得高枕而臥矣其六月俺答把
都兒官兒台吉益倦倦請欵索段子氊彩紅氊諸物
因欲以義兒柳根子并番文初獻柳根子故漢人久
爲達所鹵略者先是把都台吉青台吉滿官嗔等以
龍年略廣昌蛇年略陽和皆不獲吉俺答夙好日者
卜筮術因與言曰吾始謂而龍蛇年當易出今如何

哉吾欲入貢必須三年然後可頃之俺答與把都台吉各遣虜往遼東視路而把都台吉因詣小王子是時俺答欲得款甚堅唯恐貢事稍緩有如把都出其不吉囊子出其西爲之柰何挽龍虎馬羊年者辰巳午未也至所稱引出其西西益指陝西東益指遼東及順天言也時制置使翁萬達輩亦以爲因其款順而納之　廷議竟以爲不可其七月俺答始與小王子講和於是使小寒等二人告漢漢竟不納款自是之後俺答遂走龍門所盤道口所過必鳴砲砲聲大如雷漢出兵追奔至磨石口擊破之斬首虜二十餘

級奪獲馬五十餘騎而會大風雨如注諸虜阻山梁以爲險發鳴鏑中我裨將呂陽及軍士死者亡算虜皆退舍李家庄項復寇我拒墻堡賴周尚文車兵敗却之其二十八年七月嵐縣人胡小子自胡中亡走漢言俺答尚在豐州塔後山今與孩子玄于阿不孩擺腰阿不孩兀慎阿不孩部雙兒台吉委兀兒慎不哈台吉謀欲寇我雲中塞乃佯言入東塞以出漢不意是時高茂張倉君亦自虜中來又言俺答以金輸東虜請東虜爲鄉導實欲行遼陽大鈔略歲餘有獲然後寇我雲中上谷間皆有狀其八月右衛人牛修

墩則又言俺答小王子帥二十餘萬從松樹兒入關南漢使諜者出邊詗虜果二十萬從前白墓子岔河中分營一營走東道一營走西道俺答由柴溝堡過閆家堡休舍頃之從西陽和入塞我兵鏖戰沙嶺兒自旦至莫不克虜益爲營長水海子亡何虜騎從渡口堡傳發於是保定軍逆戰三十合石矢所擊傷甚多而是時小王子尚勒兵十萬聲欲寇獨石而邊益蕭然苦兵矣其二十九年二月上谷諜者言虜已移壁威寧海子已又言虜欲寇朔州於是大司馬言虜寇獨居威寧海子者最强而雲中上谷尤虜所甘心

焉有如入朔州則必衝白羊橫嶺紫荆倒馬諸關有如入上谷則必衝黃花白馬古北諸隘而薊州保定尤爲當路請嚴爲邊備是時遼東又言虜欲寇海西開原而朶顏諸夷則請備白馬關如是　廷議備薊鎮以爲京師屏蔽欲以河間軍軍密雲保定軍軍通州皆聽薊州度調　詔可之其五月三衛數引北虜犯廣寧遼陽睥睨白馬關益逼黃花鎮是時朶顏夷與小王子和親大司馬條對十事語在奏疏其六月虜數萬騎攻雲中當路塞爲三覆待我師大帥張達易而不戒直前擊之虜大至達戰死副帥林椿出援

亦殲焉事　聞逮郭宗臯等罰治有差起咸寧侯仇
鸞爲帥大同其閏六月虜犯河防口先是猛可犯馬蘭
谷無魚石臺御史王汝孝奏先後斬首一百二十一
級大司馬覆汝孝奏但盛稱功伐而不及失事將領
之罪宜命御史覈實以聞　報可是役也汝孝憤柔
叛諸夷索賞無厭嘗出邊撲殺之諸夷以此蓄宿怨
故入邊雖再失利遁出然後通東北大虜至士狀嗚
呼寔禍所從矣其七月俺答脫脫辛愛等自威寧移
壁斷頭山謂衆十餘萬謀深入關南宜大其八月俺
答引套虜入寇獨石外邊壁金字河兵部言獨石邊

南潮河川乃　陵京門戶宜發遼東軍軍白馬關易州軍軍古北口　詔從之甲子虜至宣府兩河口鑾遣其黨時義賄俺答以金曰請釋憾於敝鎮而東償之虜乃東之上谷戒寇薊薊山外與虜界者三衛蕃焉鑾既使虜東群奏虜情叵測　詔發京邊卒旁騎屯要害邊兵發虎符遠不時會京兵非素練多烏合平居則恣睢遇敵則辟易未有能窺左足而應者乙丑　上命東官參將吳尚賢出密雲西路參將梁臣出懷來爲宣薊援兵辛未命鑾調度諸路客兵同上谷帥趙國忠併力禦虜先是虜犯上谷鑾引兵趨懷

來國忠亦趨龍門赤城　上嘉鸞忠勇特令兼將諸
路客兵而使國忠將本鎮兵助之癸酉虜遂駐大興
州去古北口可一百七十里鸞師所部軍居庸關南
馳奏虜騎日東將窺薊鎮臣謹以便宜應援或躡虜
掎戰或徑趨通州備京師惟　上所命是時順天都
御史王汝孝居薊州以諜者言虜馳西北本兵於是
請亟止鸞兵勿東備雲中　上令鸞居居庸視薊州
緩急然後得還鎮亡何興州告急遂　詔鸞壁居庸
而　命汝孝備鞏華城副帥劉通備天壽山乙亥虜
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伏牛馬谿谷中頃之擁衆

簿關城大將軍羅希韓遊擊將軍許棠都護曹世德提兵禦之不能却御史王忬按順天急疏言古北口距　京師僅七里地平無漫無衛戍可瞭望虜即鳥舉如景不可搏請固　京師而集廷臣議戰守晝召郡國兵入衛急　京師疏發即身馳通州遏虜介毋西丁丑虜攻古北口汝孝帥薊鎮諸將兵禦之虜引滿內嚮以綴我師而它從間道西黃榆溝諸所拆墻而入汝孝兵大潰虜遂由石匣營達密雲縣轉略懷柔至順義城下圍之幾入其郛聞保定兵居城中遂解去於是鸞上書請復遼東甘肅薊州喜峰口關市

大略言俺答脫脫辛愛兀慎割據我大邊墩臺虜代
軍瞭望軍代虜牧馬而故大帥周尚文又私使其部
與虜市而叛將王臣及亡命沈繼榮虜輒撫而用之
以故虜窺我虛實而邊益不可爲矣臣竊以爲胡中
生齒浩繁事事仰給中國若或缺乏之則必需求需求
不得則必搶略彼聚而衆强我散而寡弱彼知我之
動靜我昧彼之事機是以歲每深入無不得利而返
往時虜嘗請　貢廷議未從尚文懼虜衆觖望必將
肆毒乃乘其效順之機投以貨賂之利虜既如願邊
亦少寧尚文非得已而爲之也然與其使邊臣違禁

交通利歸于下孰若　朝廷大開賞格恩出於　上

詔曰此疏所言利害不但一時一鎮可行兵部郎詳

議奏聞毋得推避居庸何道路有言虜微遣人潛居

長安謀焚各場芻茭者給諫王德奏臺基廠等場積

芻宜半給馬兵半令五場商人轉入城中視上納數

而糴上御馬亦悉發郡邑牧養至廠衞五城尤宜嚴

爲令譏察非常　詔嘉納之丁丑虜至三輔自土木

難後百年靡儆至是市師廩廩集諸營兵壯者出邊

敗死悉老弱不過五六萬而諸中貴人廝徒豢養在

其中矣戊寅虜遂走通州御史王忬悉收白河諸舟

楫虜遏通連日沮水不得渡會臺御史王儀亦至虜乃壁營河之東岸孤山分鈔密雲懷柔三河昌平居僇甚慘　詔鸞引兵發居庸亟前禦虜已發羽檄徵邊兵及河南山東兵入援於是鸞以雲中兵至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皆與副帥朱楫叅將祝福馮登兵並環列崇文門彰義門一二日間七鎮兵十萬餘雲翺於郊　上乃詔侍郎王邦瑞侯蔣傳督九門門各文武大臣任城守從嚴相國嵩議也已　詔都御史商大節募良家子蒼頭義軍可四萬又集武試生可千人合坊甲保伍列者閧都門儆戒道路不通

益進守謙少司馬諸道兵皆就受成拜仇鸞平虜大將軍帥焉是時大司馬丁汝夔條對禦虜計甚備多不載而會偏帥戴綸李珍麻隆曹鎮歐陽安伏漢法繫獄他若遼東帥劉大章周益昌陝西帥將陳皆有風望禮尚書徐階請比張達例復居官如故令擊虜自效司隸陸炳請發太倉減直濟流徙老弱皆報可是日木星晝見守井宿巳卯虜大衆營白河東分遣遊騎略枯楊樹諸村然去京可二十里鸞率副帥徐珏遊擊張騰兵至通州列陳河西自固而守謙及朱楫兵營於東直門外時諸路援兵頗集而說者皆

謂宜移京軍入備內釁於是邦瑞請以巡撒軍軍東
西長安市而尚書陳汝夔亦請城外兵入營十王府
慶壽寺　詔從之時　天子坐西齋宮憂之無所出
階密言虜閒薄城西苑不足衛請還大內　上以為
忠而吏尚書夏邦謨亦請　上躬御正朝廷見羣臣
以繫屬衆望待讀敕銑則為倥偬之際諸司章奏浩
繁恐傳達不時因而失事左御史黃如桂謂不宜閉
關隔絕內外給諫俞鸞請治援兵糗糧增設塘馬於
薊州以便馳奏此皆部議所未及者頃之山西參政
艾希淳以進表至轉遷為御史右丞偕侍郎孫禬治

城外壕塹以保關廂　上乃有詔諭九門以虜未至毋先閉關以自困但加意防檢啓閉以時勿玩勿怯已發銀五萬犒雲二萬昌平充客餉庚辰虜駐通州河東分鈔馬林店殺畧居民亡筭焚胡渠馬房執中貴人楊増等而去　上於是以虜儆命附馬都尉鄔景和祭告　太廟亡何上谷大帥孫勇及遊擊賀慶帥兵入援　上令與仇鸞兵會悉力禦虜賞勇及所部金錢有差當是時士卒不宿飽及晨炊又不繼制下犒師費莫曉所徵司農文移緩期啓廪則鬴鑊薪炭無所需士疲甚鸞軍益驕辮髮入村落行畧被

遂有司不敢法疏請　上謂雲中首援士以疲故犯
新死薄其過覺而弗誅第付鸞撫處尚書丁汝夔下
令禁勿捕有捕至反捶捕者雲中卒益無忌患甚于
虜於是靴金吾陸炳言大虜睥睨通州未即渡河所
恃者仇鸞兵扼其前耳今相持已久遠卒饑疲餒餉
不繼可爲寒心趣令大司馬應兵令大司農轉餉勿
乏之絶令薊鎮守臣伺虜歸路遮擊之事寧紀功御史
王忬以聞　上深然之因誰讓民部曰仇鸞等各營
兵馬至此糧草不敷安能應敵李士翱不以國事爲
重俱令停俸戴罪即日計處兵食運送各營毋得違

慢時刻餘悉如烟言巳給諫張秉壺請　上居大內意與階同　上有特詔詔大司農近日關廂人民入城者多米價騰踴必至艱食朕甚軫念亟發米五萬石每石價五錢會官發糶於是給諫王德御史李逢時請石直三錢五分禁富室乘機糴買者　詔可之巳命都御史楊守謙同仇鸞相機戰守曰有能斬虜酋首一級者賞金一千二百兩賜爵都指揮使俾世世勿絕斬虜首一級者賞百金賜爵一級能奮不顧身衝鋒破敵者雖無斬獲功亦賜爵二級頃之御史姜廷頤言虜犯通州乘城軍士止二千七百人今虜

野無所略勢必深入官軍環視而拱手莫與決一死
戰者請發勁兵迎敵　詔可之因下令嚴古北口兵
將縱虜入境者以名聞巳　命發戶部金五千貯兵
馬司聽御史商大節以便宜募軍有伎勇與能士倍
予金巳　命參將劉錦帥所部兵同王儀備通州巳
給軍直米令其晝夜擊刀斗宿衛不得更番巳英國
公張溶言守城官軍有兵無將難於統攝　詔戶兵
工各推擇屬官分遣諸門聽調度於坐門大臣是月
虜自通州度河西向而以七百騎為先鋒至安定口
迺北仇鸞徐珏邀虜後騎於白河孤山斬首一十三

縱奪獲馬十騎壬午虜大衆薄都城分鈔西山黄村沙河大小榆河　畿甸大震總帥高秉元都指揮伯昂徐鏞提兵禦之不能克　上䕫讓大司馬坐視不行驅徐命朱楫亟以兵應援因下　詔詔以大通橋漕餉餉軍士已　賜三軍金帛布八萬九千八百有八十兩綿花二十七萬二百斤　上又念城中米價騰踴預給官兵九月十月俸糧於是乎邊兵皆入援王河矣而鸞竟不敢遏虜使諜候虜所至皆列營為自是後鸞益遣閤許市守謙自謂被命將神京自衛有如我軍一日不可支則虜張矢約勒其衆毋輕予

敵　上謂鸞不惜橫草爲士作前茅而守謙吝兵弗
遂志於賊心怒之居亡何俺答果爲嫚書附曩所鹵
中貴人楊增以進曰予我幣通我貢即解圍不者我
歲一虔爾郭　上以其書示大學士嚴嵩李本尚書
徐階因召對於西苑事多秘不載嵩廼以御朝旦日
上御便殿命階出集羣臣議當許貢與否廷臣相視
莫敢發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聲言此何必問問則奸
邪臣必有以和議進者且虜大入震　宮闕譬抗我
吭而迫之乃許貢耶於城下盟何異爲今計獨下罪
已　詔進錄故都督周尚文功賜祠錄其後赦給事

中沈東出之獄捐帑金百萬而以百金易一虜不效
貞吉任其咎時東以理尚文功得逮故也檢討毛起
聶嘿言吾姑寬虜以予責而後徐議守未晚貞吉怒
衆叱之爭之堅執金吾經歷沈鍊申趙語大宰邪謨
目攝之若何小吏也鍊曰大臣嘿不言故小吏言之
獨不曰主辱臣死耶尚書階持衆議弗予貢　上遣
中貴人密窺會議諸臣獨貞吉言心壯之召入左順
門令手疏便計以上貞吉因請急遣近侍有才獻辨
慱者一人同執金吾詣營中勞軍以激勵士氣仍許
開損軍之令令將士人自爲戰戰而能斬首一級者

于五金致逗遛不戰者斬　上覽奏嘉之遷貞吉諭德兼御史齎五萬金宣諭行營將士諸公卿由此多嫉貞吉矣是時仇鸞拜平虜大將軍文吏三品以下武吏副帥以下敢不用命者皆得以軍法從事而守謙亦已進爲御史右丞矣於是鸞獻首虜六級鸞政自狐山還至東直門徘徊觀虜虜所上首皆死虜有狀而守謙兵薄虜營而陳以無後繼竟堅壁不戰　上目是不說守謙矣是夕虜焚安定門關外民廬舍火光震天明日　上震怒念大吏玩愒不畏法畀虜致虜跳梁如此出御　奉天■公卿以下皆公服行拜

叩禮　命禮尚書奉詔書至午門大鴻臚宣示羣臣
於是給諫王德御史李逢時奏舉將才太史則尹臺
趙貞吉王維禎臺諫則張秉壺葉鏜唐禹楊允繩呂
光洵黃如桂部佐則江晃李棟劉自强黃元恭張材
司丞則張遊業縣令則馬如驥　下所司問狀時城
門儆戒民避虜至城下者不得入鼓噪聲徹西內會
德等言及之遂開門聽民得出入先是階在西苑臾
上密言請以計欵虜言虜所上書皆漢文　朝廷
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理可退出大邊復遣使
賫番文因雲中守臣爲奏事乃可從如此往來之間

四方援兵皆至我得因而議戰守　上深以爲是甲
申階上俺答求貢議意大略如初是時獨通政使樊
深陳大政中言鸞與虜相持日久不聞一戰此非士
不用命仰主將養寇要功　上謂深借陳言懸攻鸞
免官爲民是日虜退趨白羊口而戶尚書李士翱侍
郎駱顒兵尚書丁汝夔侍郎謝蘭工尚書胡松侍郎
孫禬皆奪　詔陳狀引罪汝夔竟下獄士翱免官松
顒禬蘭皆奪俸已　命執金吾逮都御史王儀叅將
劉錦繫獄初胡騎自上谷來本兵不虞虜猝至不爲
備獨御史王忬奏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

亡何虜至　上微使中貴人覘伃方麾士乘城　上大喜以故轉遷伃代儀時勤王兵未有至者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軍疾馳至入衛曰極知不敵然　京師急義無所得逃避也　上聞守謙至則大喜遣中使賜賚問勞日數至輟大官飲食之進爲左司馬會大同咸寧侯鸞以師至激烈大言謬爲忠緊得　上而虜略郊關近郛者連日夜多殘破中貴人園宅寺院別墅在西山者甚壯麗尤苦之都御史守謙營城外虜騎三數輩旅進誘我師欲縱守謙恐陳動持不擊而中貴人請趣獲西山又守便宜急　京師持不

行相與環泣　上前守謙兵距賊僅數武憚避虜不
擊怨咀之　上時時凭高望見火光四起固心恒又
聞宮中人相向哭則大恚於是逮守謙同汝夔至午
門外訊鞫已撤至廷鞫之　命王邦瑞攝本兵以史
布滸領守謙衆戶兵大小吏皆停秩乙酉虜遊至清
河遂北分鈔入壽山東山口康陵果園　詔大將軍
鎮嚴護　陵寢於是御史邢尚簡劾奏汝夔及都御
史王汝孝總師羅希韓盧鉞　詔執金吾逮汝孝檻
車膠至長安後汝孝以劾首虜末減謫邊丙戌　京
師戒嚴侍郎王邦瑞請躡虜歸路擊之會天大雨彌

日京師泥淖竟尺御史呂洵亦言宜乘雨虜馬難馳
可攻　上然之趣遣郎中江晃董懋中等分詣諸將
營督戰是日左遷趙貞吉爲荔波尉貞吉以出城勞
軍還復　命因言臣已奉宣　明詔懸布賞格勸大
將軍鸞以乘雨襲虜仍傳諭城東西南備諸營獨上
谷帥趙國忠兵在沙河迤北臣未經歷辭不敢遂去
上怒貞吉言多欺誑逮送執金吾已榜掠之五十貞
吉既出獄盛氣謁大學士嚴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
者通政使趙文華趣入毋妄言貞吉愈怒罵嵩嵩愈
大恨乃栟寫貞吉齎金出郊外勞諸軍時虜騎充斥

徵發旁午而諸軍爲屯城外者相去各數里貞吉儆
民車致鸞所鸞不受餉虜且漸引去貞吉計畫無所
復之恐後時乃奉　勅巡城外偏諭諸營而還虜內
入多掠略既飽又感神異挾重北去以精兵殿且盻
且行丁亥遂至白羊口迤東紅橋雙塔虜以白羊道
狹恐我軍邀擊之遂中分道半由高厓口鎮邊城半
由昌平東北古北口出塞鸞帥諸將兵十餘萬雲翔
相視不敢一矢加遺獨白羊守將不勝忿王儀惓惓
扼險要遮虜虜迫棄人畜擁衆還昌平猝與鸞軍遇
鸞未陳虜騎蹂入諸軍接踵死于道鸞匿車中裨將

藪綸徐仁奮曰賊入不擊恥也今避之又益恥也力與戰不克虜竟長驅天壽山見總師趙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而去是日誅汝夔守謙尸諸市夔妻流三千里子適戍鐵嶺衛諸法司大臣彭黯屠僑沈良才給諫張侃杜汝禎爲從善議以爲丁汝夔因事重重發不適死　上怒復笞掠之數十僑等貶秩五等侃等竟免官爲民初虜薄都城汝夔恐喪師輒戒諸營兵勿輕與戰諸營兵惟守謙營最近城風聲易達以故諸將士不戰者輒引本兵及守謙爲辭語　聞禁中二臣由此罪至死不赦戊子虜由橫嶺口趨懷

來川制置使蘇祐臺御史趙錦李良提兵邀擊之斬首四十八級獲生口三人　上幸賜仇鸞以下金錢幣帛有差以入援効勞故也是日虜衆始盡出邊人馬饑乏皆不能軍鸞等懲白羊之敗終憚不擊而潛與之通虜安營捓立營其旁睨之虜去便尾其後鸞竟隨虜至石匣城及張家口古北口而還頗聞虜所至則晝墻壁閒曰仇鸞兒送於是郡縣上虜所殺畧人畜二百萬而鸞亦上功至八十餘級或云遊擊王祿于懷來斬首虜十七級奪獲馬十三匹遊擊柴縉于昌平獲男婦二百四十人都督九聚于遊店生獲

四人或云鸞收虜所遺我稚弱及降若逃者以捷聞至是鸞姦益漸覺矣其九月遣侍郎駱顒察虜所往來死傷捕夲乘加鸞太保罷朱希忠以鸞代內使領營事悉以徒屬寘籍中操空名而耗實糈又不力兵　上察其奬罷提督內臣置戎政府命邦瑞協理邦瑞奏建主事二人給事御史各一人是月召翁萬達爲兵尚書又不至以邦瑞代之其十月開督府薊門薊門舊隷輦下中丞獨修圻內治至是特建府四鎮焉又設經略易州撫臣以翁萬達至愆期降受之設守昌平都御史幷通涿密雲爲四重鎮未幾皆罷

鸞請召雲中卒五百人營輦轂訓練給練武庫仗大司空胡松奏在制外兵不內駐內仗不外移大將軍易之非法鸞議格分遣使者幾南諸道募輕銳士歲集京師備秋警鸞上請北征期以明年大舉括天下積貯悉遣賦使京營帥往諸鎮練伉健卒邊地有儆諸邊帥束手京營帥又不任事日索犒賚而已鸞矜其功伐擅自議語署置所上疏即　報可不下部議然亦莫敢抗者獨王邦瑞力持不可而是時　肅皇帝已三十年矣

中三邊武功錄卷之一　終

萬曆武功錄卷之七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中三邊

俺答列傳中

上谷守臣發藍伏勝爲嫌虜因獻馬而會俺答自入寇歸畜產死人民疫病廼旦莫恐恐以殘殺過多天爲天所厭棄而況所鹵略大半又皆歸部出甚劇艾乃使其子脫脫率十餘騎詣上谷寧虜堡呼通事人出關語之故因鑽刀爲誓請以夷酋虎喇記爲質已縛我叛卒朱錫李寶以示亡它賜曰若善爲我告邊

吏我以馬二騎贈若也於是督臣蘇祐等以聞大略
欲分枝開宣大延寧市以我布帛糗粻易虜牛羊羸
馬　下庭中會議於是兵尚書趙錦大會咸寧侯仇
鸞等請比永樂成化間海西女直及三衛事開市五
堡漸及延寧大率歲四舉而皆以季秋爲期會故事
比虜每一貢我燕賞費凡七萬五千餘金以故說者
謂得從馬輕值利可三倍疏入　上猶豫久不決會
嚴相國嵩亦奏市可寻請著爲令令歲寻市者再
詔曰可先是侍郎史道以　寻告歸至是起雲中主
市事而以偏將軍徐洪佐之兵部郎楊繼盛深言市

不可因振暴鸞罪下繼盛吏於是制置使蘇祐及臺
御史何思大將軍徐仁微使諜者馳灰河道逢脫脫
爲言塞上幸許若市矣脫脫乃目笑數眺旋自疑弗
信諜者具以實告脫脫對曰第恐若誘我我阿答第
一至牆門若必襲而禽矣道廼復遣偏將軍徐洪劉
潭至寧虜堡明示以丹青之信脫脫始躬帥二百餘
騎到塞塞上指天日以爲誓誓毋復犯漢塞已廼請
曰阿答誠惶懼常恐以一日之不祿煩太師斧鉞唯
是日廪廪待罪塞北太師儻亦有意乎洪好謂使者
曰脫脫凡吾所言皆太師意太師不若欺也而且日

於是乎四月朔矣脫脫即遣丫頭智頂拾卜紐的害
兀嗑赤往雲中居二十三日還報俺答期二十五日至
鎮羌堡關市下先期俺答果至旣見黃帷香案叩頭
跪起常自稱皇上皇上不容口我曩時欺心侵犯負
漢德自今改心易慮願爲　陛下保北塞謂答不信
天刑所不赦已俺答送奉九馬曰俺答敢獻　皇帝
陛下馬必以九我夷中以九數爲至敬也已俺答誡
諸酋毋飲酒失事毋予駑馬馬必身腰長大毛齒相
應然後入於是俺答及脫脫廵徼關市下諸酋肅然
旣四日市馬凡二千七百八十餘匹以我繒帛巳竭

而能因具酒食犒勞如禮鸞廼請比女直故事賜俺
答大紅紵絲膝襴衣一表裏金帶一金頂大帽一脫
脫大紅紵絲一表裏丫頭智及虎喇記等四人青絲
紵絲衣皆稱是公賜　勅書一道得出邊巳俺答遣
丫頭智牽馬二騎送督臣史道道請發軍士時議者
以龍門所去滴水崖可七十里虜衝請著于介中勿
復議開市至撫夷與永寧城均歲皆以六月十五十
月二十爲期會大酋長能奉我文吏約束毋以小入
盜邊賞花幣一純與它酋異而漢亦毋得闌出邊通
虜其六月上谷新開口堡市成先是酋長把都兒辛

愛伯腰卜郎台吉委兀兒慎台吉以市未有期齎通事人酪酒十卣及孰羊肉十腔赤扇馬一匹請期於太師得二十三日幸開市是日易馬凡三百餘匹頒之印烙給緣邊李是後俺答請復市歲率以兩市爲例　上所予太僕金十萬雲中得六萬餘貸上谷道乃奏雲中市易紬幣四千七百四十疋價費八千八百九十三兩梭布七千疋先後易馬四千七百七十一匹馬每匹十金費凡四萬四千三十二兩它悉以佐犒勞費其七月議開延寧市鎮巡延張愚等以爲延綏東西相距千五百里無邊牆獨定邊稍具又地多

平漠而況至紅石硤僅九里外即虜穴於此開市恐召虜侮以至　國初而來未有議市者無已請於花馬池花馬池界在二鎭之中邐迤三百餘里而遥乎宜令延寧合市而以先後互易便是年竟以吉能市延綏狼台吉市寧夏（史道疏載市花馬池）悉如雲中上谷漢因使諜者賫得出詗虜行至桑梁被鹵得廼請於吉囊囊方以市成爲幸即犒勞以酒飯遣之還先是俺答漸與小王子不相下既得　漢天子金幣喜揚揚甚自得以爲持歸是可以矜誇小王子矣行至拾字莊爲西滸逢蕭芹丘富呂明鎭閆倉等芹故左衛人而

富亦銜含餘也夙習白蓮教黨與幾百並亡抵於虜白以爲次王與謀中國念罪盈不可貰謂虜曰雲中歸帝水上流陰伏甲市傍若幾不免虎口今彼中歲不稔城虛可咄嗟破也且吾有術神咒人人死將城城備城中子女玉帛萬計是之不利而利耗幣爲俺答於是復有喜心矣脫脫即遣丫頭智告雲中吏以示與將有它狀非巳意當是時蕭芹業巳約張攀龍侯天寧孫大與爲內應期五月初三日夜半具鍬鑁開南關迎虜虜騎三門並入會巻頭軍賀白與王世平至麗標逃北遂隆等躡足耳語語如前期爲白等

所闢即以告守備使趙綸是夜提邏李巡徼南關王得道等方會諸叛於黑龍王家計上城邏卒即捕侯天舉孫大興果得腰刀小尖刀紅棗葡萄鑰匙三把而俺答已擁左衛城下鳥砲矢監門戒嚴遂解去旦日邊吏大會王政張才逮拏龍至庭中問狀龍迺言主此者實蕭芹喬源封李三也於是制置使史道遣指揮林叢蘭賚檄讓俺答脫脫既見漢使媿即偕往俺答所誡答毋輕聽小人言亡益徒自斃耳答唯唯因飲叢蘭酒留一日而還脫脫送至五里許徼告蘭曰阿父妄為此輩所易誘耳今太師讓書幸至此不

至深入第恐有如一月零騎從閒道撲至足爲太師
羞吾以閒道指若若善自丞爲計賓之臺御史何思
大將軍徐仁揃芹及攀龍家室數十餘人鋃鐺示丫
頭智令歸報俺答彰芹言不足採丫頭智跪起曰若
旣有一神術抑何染妻若子皆不皇恤也於是齎丫
頭智檄以往頃俺答果擁衆馳榆樹窩庄丫頭智進
脫脫付以檄文曰此漢太師檄也吾巳見芹妻若子
交三水就縶柰何尚自以爲喝人喝城乎脫脫具告
答答琳無意往獨芹堅執不可以爲漢不還我家室
吾必擣長安不巳於是俺答壁外邊遣輕騎三百從

芹至破虜堡熟覘芹芹至墻下喝喝如此者三日夜聲已盡失不能語而墻竟不少崩也俺答始悔爲芹所左乃使使者告吉囊令傳把都兒黃台吉誠勿復聽芹吾已決策城豐州以耕種爲務矣是時督臣蘇祐見爲胡騎侔至此人必以喝墻誘之者遣裨將劉漢往以漢襄與雲中市與俺答脫脫夙相喜故也漢既至右衛馬堡召脫脫丫頭智問始與漢盟如何脫脫即引見俺答皆言此來非巳意具番文以告於是督臣遣通事人王相往俺答營索蕭芹其六月叢蘭執李定閻含王得道呂明鎮曾大赦左紀陸繼先陸

塘張淮賀友賓張廷森來獻已譚益濤責脫脫又行
賂賂縛叛乃歸而請俺答俺答即遣蒼頭儻兀等四
十人徵丫頭智併為易馬護蕭芹至鎮羌堡使芹市
甲與俱僞芹黨數十人獨喬源丘富劉景陽竟匿虜
所不得出事　聞進史道尚書鸞太傅俺答爲人慓
悍貫絕諸虜第獨苦不識文藝少智以故漢人亡命
者易於誘引百欺而百折紿芹至虜時言虜不從我
我以車輪馬頭大水冷擊死若及至塞輙又殺水泉
兵及巡徼兵十八人以示無欺答意答益信將疑於
是與芹等騎馬而脫脫丫頭智乃惡其敗漢約怒罵

盡奪其馬與衣殺張應儒等二人而答尚立寨外踰
快自若望喝城喝城其輕信術士言類如此其秋仇
鸞言庚戌之變由影克哈哈赤陳通事請發兵擣其
地益方與督臣何棟爭以為是樹虜黨而微我藩也
乃止入　貢如初市初議議以段布米麥易馬牛羊
後虜欲易馬急漢第以布帛應之頃脫脫言富虜能
以馬易繒貧者唯有牛羊而巳我胡中富者常什二
三乞皆貧請易菽粟道欲許之以為粟五斗可以易
一牛斗餘可以易一羊計莫便於此者而說者曰虜
故不粒食此不過欲得我粟以食我逋逃我復資粟

彼益不內忍矣此甚迂願　上才察蘇祐議以為非迂一牛數度一羊數釜米如珠而虜如山竭廩不能獻也是時雲中卒蹂我羅戶我多戶物爭兢殺我卒三人督臣令俺答點問答適以鳴鏑射兩酋幾死奪其馬五十四匹牛一百頭久之小王子部夷不為慢等引三萬騎大會把都兒謀欲寇雲中塞俺答以將軍令誡把都兒勿往因奪其高招坐纛諸物遂引去道遂以檄止俺答勿復請眾於是御史王紹元劾道臣韋洪沉為國辱給諫何光裕等御史龔愷等劾道欲為虜請封號且虜所上表章皆道為撰有狀　上以

裕燈既有所知當不移刻陳奏何專一探試　朝廷各廷杖八十奪秩一年而道亦以此　予告歸其十一月虜酋以不得菽粟三入塞鹵各畜產甚多邊吏讓俺答俺答謾應曰有之諸虜以貧故飢餓無從得食往往嚴禁弗能止譬如中國法雖嚴民間豈無寇竊邪我能自不入犯不能禁部下之不盗也其十二月俺答姊夫卜吉哥以道遠赴市後期俺答慮有以分市利令入山西求市守臣不應復叩雲中因市大沙溝易馬凡四百匹貢馬凡十八匹會莫虜衆潛襲入復奪馬略人褫其衣而去事聞　詔以非時開市停

臺御史何思大將軍王懷邦俸巳俺答復遣使進馬九匹而以三百匹來市請飼牧弘賜堡部使者李逢時謂　詔禁非時市叱去逮諸通事人就吏於是俺答寇雙溝鶯李家寨巳寇團山墩及威虜張家堡我軍皆大敗　朝議於是藉藉歸咎馬市非計鸞益勃勃不自寧矣密疏請罷市有　詔禁言復開市者其三十一年正月虜入王石匠河縱鈔威遠城外巳胡騎二千從弘賜堡入攻陷羊圪塔堡掘燒窯窨殺略人畜雲中尤甚鸞請將營兵出邊往正其罪　上問相國嵩嵩以爲可　上不許乃下疏曰若零賊無勞

卿行第遣將調兵逐勦是時鸞實無意討賊顧第爲
大言自解免嵩見鸞横誕旣　上寵信深不可間亦
欲因事出之以暴其敗缺如此居頃之虜叩上谷塞
求市撫臣劉璽言自開互市雲中寇盜不爲衰止而
上谷宴然今乘其款順之機撫之易耳請毋以拘臣
以歲再市法便兵部議以爲可第金無越五萬馬不
踰五千能守此則雖一年數市亦當聽之　報可其
二月虜大入寇雲中鎮羌得勝堡圍裨將孫麒軍於
洞兒溝遊擊將軍呂勇劉潭提兵赴之望麒軍而陳
虜分守麒而以二千騎迎衝勇潭勇力戰潰圍出麟

渾倢以身免虜還攻二堡不下乃遁頃俺答擺腰等移壁並天城于虜塞於是邊吏赤白囊日夕上兵尚書言前時虜當冬春之交移營遠徙今乃狡悍若是度秋高勢益不可禁請嚴爲令許總制得斬都指揮以下總帥得斬兵士并行咸寧侯鸞分剿以折虜謀詔可居亡何虜復引二千騎寇我雲中威虜堡指揮使王恭禦於平川墩戰死參將張騰駐兵助馬堡相去兩舍許閉壘不出虜遂由高山城乾窯兒南下大略懷仁石井村而去督臣蘇祐言虜騎且三萬兵尚書請備薊保及國門　陵寢　上允其奏而心慮之

令遣飛騎偵虜患何地及諸將有能抗禦與戰者否因問舊時塘馬報事今如何也蓋是時邊吏無以王恭死事奏者頃雲中臺御史何思以虜退聞　上亟覽其疏疏不言虜入所在及虜騎衆寡及出邊駐營上益心疑之趣兵尚書疾遣人馳視虜以千騎入弘賜堡巳從榆構入懷仁川巳二千騎復入平虜奶河堡使者具以實告因言恭敗死及偏裨呂勇劉瀶張騰孫麒焦澤王懷邦狀　上廼譙讓兵尚書曰虜先後無過二千騎耳爾等乃訹於蘇祐言謂且三萬其偵報不嚴之效明矣輕率若此豈不有悞軍機驚疑

遠邇耶巳兵尚書以諸將校失律狀奏於是　詔執
金吾逮孫麒劉潭免王懷邦呂勇焦澤秩級令帶罪
視事得自効雲中自弘賜堡拒虜市後日苦侵暴虜
數傳言求開市如初至是復遣丫頭智求市且云不
允則大舉入寇通事人林叢蘭故與丫頭智善廼誘
入寨縛之智曰殺我易耳第恐中國自是無寧期矣
叢蘭方以它事適邊　詔釋蘭遂梟斬丫頭智雲中
市自是之後遊擊劉潭詭稱虜且貢馬臺御史何思
以其事請因齎使者王銳金繒至邊卒無一虜至諸
將急招虜曰若來吾以　天子賜與之於是虜擁至

副帥王懷邦幾為虜擒賂免饒陽王克績劾奏之以
為虜且充滿館舍酔醲飽鮮事之惟謹以故虜咨橫
行而莫敢誰何諸將且誡士無殺虜殺虜如殺民罪
且上谷亦開市今且六七舉而未聞有一失者以將
有人故耳　上命山西御史李逢時覈實以聞下徐
仁獄懷邦竟免官鸞乃提兵往上谷塞往正虜罪其
三月定邊軍徐打成自胡中亡抵漢尋叛入虜至是
詐稱兀力其山衛指揮納兒賁　勅書及馬入貢事
覺伏誅沒入勅及所進馬其四月鸞提兵出出鎮川
堡既行二百餘里至猫兒莊逢伏虜殺我軍二十人

傷二百一十二人我軍斬首虜五級奪獲馬三十騎然尚請比時陳例邀賞兵尚書以爲不可 上竟賜銀金五十兩表裏四之它皆有差其五月虜酋大把都兒黄台吉等三衞諸夷及李家庄諸賊勢張甚諸邊軍書交馳羽檄輻湊先是馬市輿邊墻益爲虜所壞壞者什五六 上數下詔詔修邊境無驗益薄責諸塞吏是月虜復圍我紅城子堡二日始引去其六月巒奏曩時歲遣三輔踐更士六枝戍雲中上谷漁陽而以六月往十月還欲轉弱爲強也今已屆期請遣詣三邊邊皆三千人 上報曰此事卿等但就營

中敎練勿令之外時　上意頗疑鸞擁兵太重稍抑損之以節收其權而禍已有萌芽矣其八月諜者言俺答把都兒打來孫謀犯喜峯古北諸口鸞不幸病疽請輿疾赴軍　上諭止之頃鸞死相國徐階奏鸞通虜誤國狀　上大驚命執金吾陸炳廉鸞會炳與鸞有隙素覘鸞其根株窟穴所在皆夙知之先鸞死一日炳欲發其姦恐按驗無實迺微使人詠鸞蒼頭軍時義侯樂趨令亟逃虜以避禍察兩人行當至中道炳使使者遮縛之悉發鸞初鎮雲中遺虜貨幣諸物虜亦遺鸞箭囊恃此爲異時不犯雲中左券然

實將義往來胡中也事　聞下司隷縱跡驗問鸞先有反謀狀於是剖棺尸諸市籍其家其九月虜騎三萬從弘賜堡潰墻而入寇雲中。及安東十七衛。懷仁二縣。尋自鎮川堡遁去。復以萬餘騎入平虜堡寇朔州馬邑山陰諸郡。　上以鸞既伏誅。親舉謝典於內殿五日。遣公侯駙馬告謝　南北郊。　社稷　宗廟。如禮因頒　詔布告四方。虜始發難時。調雲中卒萬人戍京。勞費不貲。至是臺臣爲請。罷其二枝。其三十二年。二月虜從新河口入寨。叅戎史略死之。又入青邊口。副帥郭都死之。延綏帥丁碧。以衛卒與抗。虜乃

引去其七月虜入古北口會霖雨道濘遂入雲中弘
賜堡直擣紫荆四鎮合兵禦之虜敗遁楊博言保安
廣昌兩關咽喉扼吭而治於勢爲易虜侵保安每折
而西必躪蔚州則廣昌尤急請設參將與紫荆表裏
策應從之其六月總帥岳懋巡邊至滅虜堡逢虜先
是張彥文自胡中亡抵於漢據我通事後以功勞轉
試百戶厭倦薄計欲竄陳以媚虜復亡於是徼告虜
我極知漢東南角可受敵遂破我軍殺懋及軍士凡
五百餘人彥文獨還居營營衆莫敢誰何其八月復
徼延綏李二千入衞其九月虜犯神池帥李淶追擊

至大亟嶺捨騎逐虜虜甚窘會諸軍爭級而囂陳亂
淶敗沒其十一月虜入上谷柴溝堡御史吉澄言頃
以墩兵通虜故議罷於是哨探重置墩軍孤處單外
寧能赤手捕龍蛇哉其通虜計畫無俚耳虜來靡定
靡常先事資哨探將事資烽火若之何偏廢撫而厚
之則易虜之耳目爲我之耳目也　詔行修復其三
十三年正月靜樂人呂鶴約趙全王廷輔楊通等亡
歸虜先是鶴號稱盧山祖師呂明鎮又名呂二號稱
呂老祖專以白蓮教爲務鶴自言能識讖緯言未來
事驗如神明廼傳告塞下令天遣北者至漢漢人民

死者當什六七吾欲脫衆生於厄有如攺轍從吾
能致若免虜患於是塞下遂視鶴猶神明是時丘富
以芹事覺亡抵於俺答所爲部夷富曩在漢亦號爲
丘老祖至是欲徼靈寵於俺答因言盧山祖師事謂
若預知邪頗與欲相與以有成答大喜廼留富居營
中矣而會富有衆曰仝輒習梓人藝即爲答造起樓
房三區其壯麗已造舡艫一艘得度河西兵而東巳
置農器種禾答益大喜兩人相與爲刎頸交遂易富
名曰一克喇把進而爲酋長矣自是之後富亦起室
屋三區治禾數十餘頃然鶴亦時時浮慕虜恐虜沸

猝信我我將柰何計廼取三輔臺諫及金吾騰驤諸名籍持以藏橐中冀中俺答雖是日即度鴈門走應州託於蒼頭軍楊通其以浮辭波蕩人如在雲中通遂挑弟子禮師事甚恭以左衛餘丁趙全及臧晝田大倫至巳渾源人王廷輔王爵至巳真定人李巡劉本李忠陽至皆相得甚驩亡厭悔相知晩由此日夜謀謀欲亡入虜反居亡何鄉人梁天祿覺上縣官飛文全懼即携妻子趙有庫趙有倉及其弟趙龍趙愷偕王廷輔李自馨馮世周陳鉞李河梁滿楊河羅朝宝孟大益梁廷相張朝宗李山潘雲高全等三十餘

人從寧虜堡帥家口出塞謀歸鐵背台吉爲兵於是自馨易夷名曰把漢筆寫契廷輔易夷名曰猛谷王餘皆從漢名與丘富居古豐州川造室力農閒則闌入塞謀漢好物賕答久之鶴亦帥臧畫等從威胡堡潛出塞謁富前此胡中向無一筆寫契寫契者皆中國識字之人也請爲紹介願得那顏受事焉富即引趙全王廷輔王爵見答全迺言俺答有天分當尊爲帝是時答方病在兩腿患甚趙全言我善治惜無藥耳答與富謀謀留王爵居營中而遣趙全王廷輔還與鶴索藥及百工五采爲答繪宮室造諸關器鶴因

閤匿田大倫所。頗聞賀彥英以治弓矢鳴。遂誘英。英適有心病。鶴斬以醫恙。幸已事覺。鶴即移薛家營。趙全尚匿應州城中。買乳香地黃良薑諸藥材。田大倫乃引彥英謁鶴。於是先遣英及趙全王廷軸田大倫往。是日宿寇家塞。雞鳴走鹽房營至酸剌河。從威遠邊出塞。既至黃河東套。以藥材送奉富。富問英等惡乎長。英以治弓矢。倫以治農。對富具如所語。語答以趙全王廷軸田大倫屬富。獨留英。英出鹿角以爲膠。治弓數十張。苔見大喜。而是時鶴已易名姓曰王變。父移滅家寨矣。富急遣王爵田大倫索鶴。鶴報以

書約富與小王子反有期爵等既得書遣歸逄小王子部酋察罕於是殺倫而爵獨得脫身走報富復遣英詣漢覘畜產地孰盛與時所虜獲請轉若為酋長得覘兵馬事不而欺矣英迺偕虎喇計小厮漢從威遠邊入分走英走應州山陰虎喇計小厮漢走井坪朔州英既至威遠城南為指揮使張翱所執得其姦請於督臣許綸按臣毛鵬即下令逮捕鶴及藏書楊通對薄悉如英言頃副使楊順參議使王朝相僉事使張鎬請當謀叛法法至死妻子及財產悉沒入縣官其八月虜不知事已覺引三千餘騎馳朔州

塞塞備甚嚴。遂引去。然全與李自馨日夜誘諸夷造鉤杆攻城具。聲言欲奪我漁陽雲中上谷地。遂中俺答肆。已得立爲酋長矣。於是兩人各築土堡一座。全堡可五里。馨堡可二里。頗堅壁自固。父之大把都小把都寇我偏頭老營。鐵莽提桴鼓以從。已莽益引哈漢及坑不路戶啞都孩俺答不利哈十漢我兒孤大形力至弘賜堡。略我撫軍蘇寧鄭曾子頃爲鎮羌堡所逮。問虜部莽廼言吾領小把都之衆三百餘人。居大青山迤北去俺答二百里而遠。頗知俺答在東套騎萬餘。生六子。黃台吉可六千餘騎。傳臘阿不孩可

二千餘騎啞阿不孩可四百餘騎把台吉可五百
餘騎脫脫故義子可千餘騎夔皆從俺答東至下水
海西至河西東套其河套逈西吉囊有衆五萬去俺
答可二百餘里小王子有衆二十萬大把都可二萬
皆在大沙窩敢告其九月初七虜從利民堡分寇太
原督臣許論令兵捕伏分九道而故使諜者大言虜
已爲漢所破殺三千餘級馬萬騎已又遣黃廷王言
發三轄卒九枝並絕虜歸路綸與臺臣齊宗道度虜
必中我諜者言急出朔州平川我得因而爲計居三
日虜果從塞川環城東北走道遣礦兵四百人以擒

盾攻其東標兵五百人以火器刀斧攻其北勢且亂
復從它道設伏兵疑兵夜半督撫皆乘城舉火鳴砲
諸兵並鼓噪入虜營疑兵亦應之聲震天地於是虜
營大亂自相奔騰竄入濠營兵馬死者亡筭它皆從
臙河口出塞居頃之虜騎四萬馳上谷水漫坪北壁
綸亟遣牒者賀祿分發砲霜毒藥用酒食佯置當路
塞虜果從山西內邊衣麥川牛肋城攻城走鎮西衛
督臣許綸遣總帥焦澤軍井坪嫩參將張勳遊擊翟
瀚軍八角堡綸亦自上谷躬擐甲冑驟馬馳山西老
營堡晝夜行七百餘里是時臺臣王崇王忬最知兵

或捲其前。或擊其後。或設疑以驚之。或夜斫以亂之。然後大戰於紫塞八角。虜度勢不與漢兵敵。遂逃。故麥川出塞。綸復縣金。募敢死士追亡至平虜臬府其河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一百五十二級。餘虜行至六百戶村傍。會備守使劉漢遣諜者楊洪用轉火酒二罈。佯爲賣漿者。伏道左。有六虜。不意中有鴆。果下馬飲。飲不下咽。輒墜馬。口鼻流血而死。於是諜者賀祿亦於紋澗水澗乾莊子。佯稱鄉村賽會。置酒龍王廟。亦知之。虜聞酒。皆棄旂鼓走。奪飲。死者亡筭。其十二月。虜迺帥百五十騎。往張家口南行。於是我兵馳孤

山臺逢戰虜益衝鋒且行且戰至東溝口南梁虜先
以一驍騎發吼鏑傷我裨將世清世清即劒斬此一
騎墜地虜廼大驚尋遂走是歲也左衛亡帥岳懋尚
晉爲豹言邊餉本折相兼不便請如故事月給糈
詔遣直指覈議邊餉許綸會雲中地勢平衍固戰場
也先年垣焉列師千里不蔽風日請建臺六百費九
萬金而所省調集費百萬從之其三十四年二月虜
騎百餘略我懷仁畜產漢出兵斬首一級奪獲馬三
騎已還走善家堡奪馬六騎已走梁家店奪獲馬六
騎已走右衛雙墩子南灣我兵追至歪頭山奪獲馬

騾一十八頭虜從小營兒水口出邊我兵分騎伏破廟破房兒堡以備虜虜復至項之虜從馬堡虎頭坡墩人伏兵起追逐至錢山嶺斬首一級奪獲馬一騎其三月胡騎二十馳臥羊墩夜半以木鉤援墩而上墩軍忽聞馬噴聲響起窺覘則一虜已將上矣我軍急發矢石擊之虜墜地死餘黨始引去其四月胡騎三十入芍藥坡墩往南走已走黑嘴子南山墩漢兵追亡至乾溝孤河斬首二級奪獲馬二騎復追亡牛寨兒坡斬首二級奪獲馬三騎其五月虜帥三千餘騎馳天城剪子關我師亦馳馬營河壩之虜廼從瓦城

水磨口向南走走王進堡我師擊破之斬首二級巳
退亡遂北至風神廟沙河灘伏虜千餘騎鏖戰破之
斬首一級奪獲馬十一匹虜見漢兵盛烜燒號火吹
竽傳箭召諸虜虜騎至者三千我師益疾力捕斬亡
筭是夜夜半虜聚順聖川西城虜皆從水磨口得遂
走將軍亟下令令軍中有能尾虜後斬首一級者予
五十金於是蒼頭軍弓南方錦等追亡至莜麥川斬
首一級巳至剪子關大庄窩斬首一級居亡何虜騎
萬餘分道走而以七千騎入右衛齊家河三千騎入
寨子頭我師逢戰潮水崖馬蓮灘破之斬首虜五級

奪獲馬五騎是日遊擊將軍劉勛尾虜至磦兒頭破
之斬首二十二級奪獲馬四騎牛驢三十五頭大帥
焦澤追至張家莊虜已熰燒號烟往北去矣頃之胡
騎三千復寇鈔我天城已萬餘騎從威遠入漢塞其
六月俺答帥萬餘騎三道並入一道從担山兒犯沙
嶺兒一道犯虎兒山一道從飲牛南溝犯聚落川我
兵追至南沙嶺擊破之斬首五級奪獲馬八騎已至
北沙嶺破之斬首三級已至虎兒山破之斬首三級
其九月擺腰把都兒俺答黃台吉屯懷來川攻我南
塘黑衝峪已又攻大石溝侍郎王忬督兵擊走之忬

奏滅諸路馬六千餘匹曰守利步不利騎柰何以二戰士食供一馬非策也是月虜分二路寇太原蔚州帥李賢嬰城不出兵使汪來出拒之手刃一酋虜遁復犯寧化宣大伏兵擊其脊歸斬首五百級其十二月虜大舉入雲中帥馬芳拒却之撫臣李鳳毛言俺荅匪茹謀出丘富周原乞令副使楊順計獲 詔給順萬金無問出入文學張蕙自虜中來言虜遇富甚備親爲婦除富與虜藉墾田積粟造舟渡河於是將軍復下令有能捕斬俺答賜萬金爵伯丘富周原三百金授三品武階有言于司馬曰虜可購也購之急

則虜益重兩人是託兩人于虜也莫若購兩人以致虜購兩人以致虜則亦購虜以致兩人也是時丘富說俺答收奇偉倜儻士縣書穹廬外孝廉諸生幸辱臨胡中者胡中善遇之與富埒於是邊民黠知書者詐稱孝廉諸生詣虜帳趾相錯俺答令富試之能者統衆騎不則給甌脫地令事鉏耨舍人張邦奇夙蓄倭刀緯書爲部夷略致俺答所自言有秘書寶劍在威遠堡虜急攻堡不破敗走所言雖未合然答實心愛習奇矣居頃之雲中人孫廷美方羈北庭謀刺富因與王浩議浩乃曉譬富以順逆已邦奇亦譙讓

富益怒令邦奇與浩質邦奇大罵浩曰汝豈奇貨
丘公鈞中國爵賞耶富遂殺廷美浩約呂仲祐內應
攻雲中自是之後小王子打來孫益攻我一片石喜
峯口王忬拒走之其三十五年九月虜闌入灤河殺
略甚多　詔免王忬官其十一月富令虜集諸部城
豐州程土石其黨密問曰何爲曰吾陽爲垣而陰爲
陳使彼息而弭耳三分道入會虜諜言中國臺垣相
肩臂倖未易攻關陝遊騎安難樂死歌虞殯待我矣
乃散邦奇私引虜數十騎索刀書軍士左彥章等擒
之并獲酋長錫臘得呂仲祐姦狀伏誅事　聞賜鎮

巡以下爵賞有差浩與廷美厚恤其家其四午十六年二月俺答引五萬騎從拒胡堡入邊殺我守備使唐天祿及其家室二十二人軍五百二十人已攻平虜朔州諸村落殺略男婦萬餘畜產亡筭本龍與廷輔謀也虜圍我右衛自正月至三月各路援兵大集始引去其五月俺答約東虜分道古北馬蘭義院冷口諜言往薊士憚守塞令擱然登埤几席之矣虜不敢發遂西往收捕厓刺甘肅鎮臣大勒兵敗之其九月俺答引衆六萬皆執鈎杆從雲中左右衛直走懷仁應州山陰馬邑攻村堡一百一十餘所殺凡八千餘

人畜馬騾牛驢凡一萬餘匹焚室廬凡三千五百餘區李自馨乃大言呼宗人往歸虜而李朝及李自橋之屬載輜重往者固已三百二十餘矣其十二月俺答引三萬騎從右衛深入逢參將王浩轉穀軍中自馨所虜衆圍衆圍浩浩以盔甲九百五十副軍裝及器械二千有奇賂全得解兒居亡何黃台吉部夷蠻帯通其妾桃松懼誅率其黨來降黃台吉怒屬韃索諸塞守臣議遣許綸田勿遣遣示弱且塞降者路我不能得丘富于彼而彼得蠻帯于我如辱國何楊順懼私與之爲言當抵罪其三十七年虜復圍困我右

衛逾月不解右衛地斗入匈奴南面通川虜分騎塞道邊臣告急發帑金十五萬調遊兵入枝應援楊順復授樊偏帥夜薄虜巢斬首虜百級虜始解去許給奏增雲中各路實甲歲加三十萬金楊博奏言各邊功次武夫力而獲諸原文吏坐而享其利請自今非履陳者議賞毋爵傳又請罷班軍改徵金錢佐邊又言獨石東薊西宜相錯如繡宜令精卒戀衛其間有急左右折衝赤囊白羽兩鎮互傳不及者請論如法谿宜密虜巢嘗得其形薊倚屬夷先得其情宜薊如左右手落虜角距矣江東言虜以實窺獨石則衛卒

師關外遏南下若以聲勢獨石則衛率師關內杜東侵從之是歲九月俺答陰合東虜入犯箭捍黑谷諸路我軍頗有折傷兵尚書言各邊選士戍薊疲困已甚薊卒慣懦坐食諸臣不任練習實負　陛下請以郎中唐順之按薊卒順之既乘傳到薊視諸路卒缺額三萬又多老弱不習戰還大略言東漢以漁陽突騎定天下而唐盧龍一道虎視河北薊兵之雄自古記之矣臣至鎮見其人物靡靡然有暮氣而無朔氣無以備緩急則諸臣不任之咎也請下令令鎮兵爲守徵客兵爲戰練主兵一枝則損客兵視爲率異日

王兵精鋭。人買餘勇。更議。免調至于逃亡之故。皆由邊垣工役。率歲不休。轉石顛崖。伐樹深淵。力辦不及貸錢賠賍。各關夷人。旬撫月賞。悉出軍資。將領乾沒。文吏漁撮。兼以石塘古北地既虜衝。士尤磽确。誰能終日攖以徽纏。使其不亡乎。請 詔邊吏。悉心區畫禁貪饕。加餉給。嚴勾補。定班戍。復本色。庶幾有備。又上練兵九事。事下部問狀。其三十八年三月。把都兒約俺答八萬騎。從潘家口入寇。遵化諸村落殺略萬餘人。鹵馬牛羊二萬五千餘匹。焚室廬亡筭。 詔逮帥歐陽安坐死。切責王忬。忬恐稱疾。亟逮問誅忬。其

六月俺答引萬餘騎從祁皇山弘賜堡九墩入攻懷仁大同圪塔頭長安村殺襄垣等府諸侯王聽辦俊櫳俊槊家室三口及軍民八千二百餘人馬牛羊一萬四千六百餘頭焚室廬車輛亡筭共三十九年六月雲中帥劉漢出邊抵豐州斬首虜數百級是年雲中置兵車七營車一輛為隊卒四十人合十三隊為一小營合十三小營為一大營皆俞大猷規畫其九月俺答居西海患疰部下病死率衆東還犯涼莊殺略甚衆是月虜數十騎入略土木偏帥董國忠王孟夏追及于楊家山虜忽突出精騎數千絕我兵為二

國忠死之。孟夏等望風四潰虜復由洗馬林。入把蔚州。久之。俺答引六萬餘騎從拒墻堡直擣鴈門關嶂縣破寨堡凡一百餘所殺萬餘人。畧畜產亡筭壬戌以後虜連犯薊入古北口。騎迹滿灤河矣賴延綏遊騎四面至。始引去。 上怒誅督臣楊選其四十年十一月。張彥文從雲中帥劉漢馳。平虜湯西河。遂棄旂鼓亡抵俺答營易夷名曰羊忽厰。以曩時嚮陳功。轉爲酋長先是老營將軍李應祿兵劉四。又名天麒。怨應祿嚴又漁獵饒熏欲亡遂與陳世賢。王麒謀殺祿即携其家室一百三十餘人從羊角山亡抵俺答。亦

易夷名曰劉參將於是偕全與李自馨趙龍王廷輔導引虜騎萬餘從左衛黑龍王墩入破雲陽諸堡凡五十餘座殺略一千六百餘人略馬牛羊凡七千八百餘頭俺答即以所略及漢亡命二千餘人屬四四亟使漢人築上堡一座可二三里有馬牛五千糗粻五千餘石是月丘富亦引虜寇榆坡不克中流矢死其四十二年十月全與李自馨趙龍王廷輔張彥文劉天麒引俺答黃台吉十萬餘騎從墻子嶺入通州順義平谷諸郡殺略馬牛羊亡筭京師震驚已謀攻天壽諸山陵見宿衛嚴轉所鹵略得饜其欲而去已越

我都城直走路河既還俺答大喜廼封全官爲把都兒哈而以漢人萬餘屬之其四十三年九月全益乘勝帥五千餘騎深入朔州攻我念高村殺二百餘人略馬牛羊二千三十餘頭全以所略廣陵王府賈儀賓室餘慶郡君爲妻答因封全爲儀賓倘不浪其十二月虜騎三萬寇鈔我太原岢嵐興嵐諸郡殺略八千餘人畜産萬餘其四十四年全與李自馨張彥文劉天麒僭稱俺答爲皇帝驅我漢人修大板升城創起長朝殿九重期五月既望日上樑焚楮贊呼萬歲如　漢天子禮會天怒大風從西南起樑折擊主謀

宋艮兒等八人答畏弗敢居其八月呂西川引江廷寶康伏郭先趙大朋等四十餘人亡抵全全故與呂西川善遂以屬李自馨其九月全等引俺答萬五千騎從朔州西山小北谷口寇張蔡庄殺略亡筭其四十五年正月全等復引俺答二萬騎從太原保德州破堡五十餘所殺三千餘人略畜產五千其三月全與自馨彥文天麒等遣漢人采大木十圍以上復起朝殿及寢殿凡七重東南建倉房凡三重城上起滴水樓五重會畫工繪龍鳳五彩艷甚已於土堡中起大宅凡一所大廳凡三重門二於是題大門曰石青

開化府三門曰威震華夷已建東嶽宮西鳳閣凡一重滿水土樓凡三座亦題其樓曰滄海蛟騰其繪龍鳳亦如之其七月吕西川等引俺答黃台吉三萬餘騎從張家口入塞寇鈔我深井滹沱十餘堡殺二千餘人駱馬牛羊三千三百餘頭焚室廬亡筭其明年莊皇帝即位矣全等誕引其衆大入燕代於是起戎部侍郎譚綸塡薊薊將故借資巧宦上下相蒙失事則督臣受罪諸將顧恣雎自若督臣往往不能介綸請於 上諸將不用命者悉徇軍中綸又謂薊兵弱無以倡敢死士募南兵三千漸至五萬已建車營營

步騎各一旅。虜入，則車上發火器先薄之。稍近，則轅下步兵出，排擊虜馬。虜卻，遂比。乃出騎兵，綸所募南卒多百金士，輕足疾走，踰關負重。軍容大震。已，請修寨垣，益跨垣為臺。臺高五丈，週二十丈，約可駐百人。為堦三重，中疏戶以居。上為睥睨，皆可步履。諸械芻糧以時蓄儲。虜攻垣，則兩臺火矢交及，賊無駐足。而我兵有恃，膽益壯。大率周垣二千餘里，先其要害築臺千有二百。後以漸加築，至三千。而大司農緡錢益發至三百餘萬矣。居亡何，虜竟寇鈔我漁陽。我兵乘其惰歸，追至黃花峪。虜眾迷道，焚溺死者無筭。其九

月趙全説俺答曰薊臺垣固所徵率常選攻之倖未易入晉中兵弱亭鄣希石隰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彼藉宣雲爲救卒來千里人馬俱罷我以全制其敝必得所欲俺答乃移壁黑石崖聲欲寇鐵鍋白羊之間已分六萬騎四道並入井坪入朔州入老營入偏關李皆悍勇邊軍遇之披靡老營副帥田世威嬰城自守遊擊方振出戰中大創敗復入壁虜衆十餘萬遂從山西偏頭關老營紅門青陽卯入督臣王之誥聞變率遊兵六千騎倍日并行於是鴈門雲中延綏騎二萬亦至皆相望不敢前頃之虜直擣五寨三岔

哥嵐、偏頭諸郡。已、從羅漢洞、東嶺潰墻入永平。而給諫孫枝、張齊、皆後先上書。大略以為虜或屯結一時。未有久如今日者。或聚黨一路。亦未有東西合營如今日者。是時虜已入嵐乎。嵐去邊三百里。負山道阻狹。諸將莫敢據險縱兵。虜遂長驅無復狠顧。而又會黃台吉窺上谷。土蠻逼灤河。羽書告急。　詔王之誥還僕來護　陵寢。朝廷徵李。盡力東捍。不暇及西矣。其十一日。虜至石州營城北。使騎至城下。曰。吾以牛之蟊、視平陽。而幾蟊視爾城也。而必我賄。我毋破而城。不則。我以禍平陽者。禍而城矣。其十三日。虜圍城

飛矢兩集睥睨州守王亮驗富民以貲啗虜有反唇者亮忿下城衆遂賊不能止虜擁入亮被禍男女死者數萬師申維岳駐大武店去城四十里使人候賊尾之而已先是驛騎書至發卒二萬往援後度弗及乃以便宜罷師頃之虜分犯文水交城平陽介休遣間入汾內應參政使朱岳禽之焚其僞書以安衆虜攻汾凡八晝夜皆不利引去是月俺答諭張彥文導引功轉爲大酋長而以千餘人屬之其九月俺答東趨鴈門雲中師孫吳連諸鎮卒營鴐泊村虜趦躇不前臺御史王繼洛趣吳擊其輜重吳曰不敢衹取辱

耳。張幟疑之。虜走故道。行鹵略。至十月八日出邊。內地計損人畜數十萬。御史王漸劾王繼洛。言賊下岢嵐。去代五百里而遲。撫臣若鼓行而西。庶知軍曲折。可以懸箭使之頓留。代不行。及虜至汾。應發爲代之李一當單于。乃七日之內。嘍唶不發一卒。人臣援抱鼓之急而忘其身者。固如是乎。謂甲不足。材官五萬。林林列也。吾之謂何。而徒以自衛。　詔逮撫鎭詣廷尉。廷尉當繼洛逗撓棄市。繼洛適邊。王之誥以備懷來自解。奪一官。兵尚書以虜棄　上請責實效。明職任。重將帥。廣招納。理塩法。下諸塞行之。上谷撫臣冀

練言河淮以南歲以四百萬供京河淮以北歲以八百萬供邊須雖有定而剛贏縮調緩急法靡定也請于內地舉常平勸借法無事而能砥京庶有事而不桂玉至于諸塞則愼按伏罷老弱預召買時支放優商賈通主客量本折因時順人而伸縮更易之臣所計九邊士七十萬可用三十萬以乘障四十萬以列陳必擇其敢力戰深入之士匃於戶募於市以漸實伍而汰其老弱庶可以安邊制虜豈直無廩廩為也臣嘗行上谷一月而易李十二萬其詭有它慮其三年二月西安人楊一林以闌與虜私易馬尾事覺亡入

虜虜以屬李自馨於是一林以呂西川爲兄號曰呂小老是時俺答方在雲州城聚兵十餘萬全等即引答從屹峪墩入我上谷塞右衛會答所徵襖兒都司兀慎擺腰畐奴皆陳兵哈喇聲言寇石州及應州渾源制置使陳其學迺壁懷來備南山邊火侯望甚精明頃之胡騎二萬果入我鎭川堡越三日而出是時虜中乏食皆欲入應州懷仁山陰我兵分爲三軍一軍軍羅家庄一軍軍屹塔頭一軍軍廣武山陰令虜不敢入應州虜竟攻北官庄焚室廬凡九十區殺略儀賓王廷樞等凡二千餘人畜產萬數東虜亦至許

家庄東井子焚代府守家戶殺四人破駞子西堋田諸村凡三十餘所殺千餘人略畜產數千而去其四年正月御史燕儒宦奏　國家建都繼薊內設重關外聯四鎮所以封植郊圻愼固疆圉周且密矣四鎮之中宣府爲京師北門而羣醜盤據戶外朝揚鞭于朔漠暮飛矢于居庸視諸鎮爲最急延永之壤南山之麓　陵寢倚焉先年翁萬達以東北二路邊垣幾七百里兵少力分擬于東路鎮南墩與薊鎮所屬火燄墩接界塞其中空自北而西歷四海冶一帶共修外邊一道又自永寧墩至陸臺子墩創修內垣一道

與北路新墻聯而爲一。經營二載，功始告成。設金湯之險，崇虎豹之威，形成首尾，隱然相應，千萬世利也。嘉靖中葉，邊帥失人，虜多深入，當事者苟且目前，綴諉避咎，創爲併守南山之說，而內塞漸廢矣。顧遺蹟雉堞屹然猶存，所頹壞者十之二三，苟少加修築，而於左掖龍門衛揚許二衝、石掖龍門所滴水崖一帶，厚爲之備，絕其必窺，誠有如萬達所議，外邊以捍北虜，內險以捍京師，內外犄角，近蔽延永，遠護　陵京。策之得者。或曰：已守南山，何用此邊爲哉？不知守南山，則將棄宣府而無益於京師；修內塞，不惟有以固

南山而亦將有以保獨石何也南山接連居庸去陵寢僅一舍岡巒澗谷盤互交錯無可駐足而懷延永保沃壤平原皆在其外虜若委轡長驅結營于懷永間分兵肆掠宣府諸城自潰我兵蹻踏山中自成土崩之勢此所謂棄宣府而無益于京師也北路山谷偪側砂石窮塉虜無所利益番延延永將月險內遈數年以來版築日舉大邊已可據而守矣若復戕此內邊則如金城玉壘環繞　陵京虜若匪茹邊巡前却于崎嶇之側攻之不喙掠無所獲力倦謀衰不駢首就擒則街尾而遁豈能抵黑峪躍龍門窺長安

之嶺哉內地不驚則北路諸城堡勢亦自緩而窮荒絶塞有安枕之月矣所謂固南山保獨石信不誣也從之是時以方逢時填雲中其二月陽和軍馬西川榆次人李孟陽與虜私易馬尾父之竟與老營堡李義游龍剛李與孫大臣約亡入虜其三月遂誘俺答八千騎襲老營堡堡備嚴弗下孟陽竟携馬尾馳楊州全等復引胡騎犯平虜偏帥張剛幣賄虜使移衝掤于威遠虜竟從威胡堡小水口入馳龍鬚寨督臣陳其學遣帥馬芳以精卒敵之漢虜相紛拏殺傷大當已裨將盧甫誘諸虜和因飲以火酒酒酣叅將楊

縉襲破之斬首二十餘級自是之後俺答益怒縉欲
報之縉急遁遣再送奉紅布三百改機二十梭布三
百水獺皮三十曰此以贖死者命可乎是時鐵山人
張三等十七人被虜久至是亦以梭布一百九十六
疋得贖還皆有狀頃之答竟帥五千餘騎走獨水溝
約東犯威遠西寇邵家堡平虜衛於是虜從榆樹墩
梁家山馳乾河我兵追逐至古城擊鼓並鳴砲叫噪
伏虜萬餘忽起自胡溝合戰日餘不決虜乃伏山溝
谷而以三千騎誘戰皆亡所失已虜騎從天城榆林
口拆墻而入裨將胡鎮擊破之獲生口一人斬首三

級。奪獲馬二十一騎。給綵緞溫純以為虜歷平虜威遠。以至天城可二十餘日俄而老營。俄而威平。俄而天城不聞我兵以一矢相加。此與辛丑時雲中帥賄虜以嫁禍于晉何異於是剛下吏縉甫及林鳳。　詔執金吾逮問其學亦免官而以王崇古鎮焉其八月諸酋祠踏林議所入。而黃台吉把都兒永邵卜黎落土蠻兒都司兀愼擺腰欲入新平及宣府洗馬林俺答哈台吉阿兒都司蒿叔欲入上谷坤的里罕欲入獨石。永寧惡兒都只昂辛愛又欲入上谷雲中獨石至老營是時俺答把都兒只昂辛愛方聚兵挿漢腦兒

而給諌溫純以爲摘漢腦兒在白廟兒三間虜旁近塞上谷則永寧四海冶黃花鎭渝陽則石塘嶺古北口塘子嶺皆甚近請備馬蘭以西其九月虜帥零騎三十馳老營邊外長嶺口副帥錢棟追逐至連溝十里山伏虜數百騎鏖戰棟死于野自是之後俺答還豐州徵卜郤卜及河西鐵匠家虜分聚雲中太原而板升人趙全以爲宜乘隙先略虜近塞糧餉然後興時可圖也其十月虜過萬餘騎馳桑乾河許家庄先是老把都欲逞志幾輒打來孫朶顏覔答至陰山是月俺答營白海羅旗莖待東虜黃台吉台吉往把出

谷。幾幾心憚內犯不可。請北掠黑達議又不可。謀間
京師戒嚴故事。虜犯薊宣大督撫臣自陽和至懷來。
悍　陵京二鎮帥臣不需徵發。率大衆馳援不愁遺
一旅茲二鎮若啓重鍵。而恣虜摩剝。方逢時以爲非
計上書沈政謂虜稱東犯。尚在雲谷若誘我兵悉東
以尾爲首。乘虛豕突。則雲中累郊。今督臣駐懷來宜
留帥雲中。答虜實東帥從內地趨。可先虜至不者搗
巢攻其必救。一奇也。執政是之。遂外舊列臺十五率
寓望焉。奉旨虜將反爲虜耳目。逢時盡徹以疑虜偵
知帥不來又撤臺卒。曰必襲我矣。罷內寇其九月俺

答西韃。掠土蕃。留妻一克哈屯孫把漢那吉守巢。

中三邊武功錄中卷之二終